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

十四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六十七

唐紀

高祖神堯大聖光孝皇帝下

世民敗
劉黑闥

武德五年正月劉黑闥自稱漢東王都洛州秦王世民進軍肥鄉列營洛水之上以逼之二月洛水人李玄威據城來降世民遣王君廓入城共守黑闥攻洛水甚急城四旁皆有水黑闥於城東北築二角道以攻之世民二引兵救之不得進世民召諸將謀之行軍總管羅士信請代君廓守之世民乃登城西南高冢以旗招君廓君廓力戰潰圍而出士信帥左右二百人乘之入城代君廓固守黑闥晝夜急攻會大雪救兵不得往凡八日城陷殺士信二月世民與李藝營於洛水之南分兵屯水北黑闥數挑戰世民堅壁不應黑闥運糧於冀貝滄瀛諸州水陸俱進程振以千餘人邀之沈其舟焚其車相持六十餘日黑闥替巾息之李世勣營廿二引兵掩

黑闥襲
世勣營

漢陽焉
奇略

以救之為黑闥所圍尉遲敬德帥壯士犯圍而入世民與畧陽公道宗乘之得出道宗帝之從子也世民度黑闥糧盡必來決戰乃使人堰洛水上流謂守吏曰待我與賊戰乃決之丁未黑闥帥步騎二萬南度洛水壓唐營而陳讀曰世民自將精騎擊其騎兵破之乘勝蹂其步兵亦作公黑闥帥眾殊死戰自午至昏戰數合黑闥執不能支遂先遁餘眾不知猶格戰守吏決堰洛水大至深丈餘黑闥眾大潰黑闥奔突厥山東悉平。隋漢陽太守馮盎帥所部來降以盎為高州總管先是或說盎曰公所領二十餘州地已廣於趙佗宜自稱南越王盎曰吾家居此五世矣為牧伯者不出吾門富貴極矣常懼不克負荷趙下可如左氏傳其父為先人羞敢効趙佗自王一方乎遂來降於是嶺南悉平。先是上遣使賂突厥頡利可汗且許結昏頡利亦遣使來脩好至是頡利以十五萬騎入鴈門寇并州上謂群臣曰突厥入寇而復求和

唐紀

突厥人

元璿使
突厥和
親

道玄為
黑闥所
殺

世民
魏嬪皆

今封德彝曰突厥恃大羊之衆有輕中國之意若不戰而和

示之以弱明年將復來臣愚以為不如擊之既勝而後與和

則恩威兼著矣上從之八月突厥寇廉州陷大震關上遣鄭

元璿詣頡利是時突厥精騎數十萬自介休至晉州數百里

間填溢山谷元璿見頡利責以負約與相辨詰頡利頗慙元

璿因說頡利曰唐與突厥風俗不同突厥雖得唐地不能居

也今虜掠所得皆入國人於可汗何有不如旋師復修和親

可無跋涉之勞（按甫未切左氏傳跋涉山）坐受金幣又皆入

可汗府庫孰與棄昆弟積年之歡而結子孫無窮之怨乎頡

利悅引兵還元璿自義寧以來五使突厥幾死者數焉（出元璿傳）

九月劉黑闥陷瀛洲十月詔齊王元吉討之（出本）淮陽王

道玄與劉黑闥戰於下博軍敗為黑闥所殺時道玄將兵三

萬與副將史萬寶不協道玄帥輕騎先出犯陳萬寶擁兵不

進道玄既敗沒軍遂大潰萬寶逃歸道玄數從秦王世民征

伐死時年十九世民深惜之謂人曰道玄常從吾征伐見吾

深入賊陳心慕効之以至於此為之流涕世民自起兵以來

前後數十戰常身先士卒輕騎深入雖屢危殆而未常為矢

刃所傷（出本）淮陽王道玄之敗也山東震駭州縣皆叛附於

劉黑闥旬日間黑闥盡復故地進據洛州齊王元吉畏黑闥

兵彊不敢進上之起兵晉陽也皆秦王世民之謀上謂世民

曰若事成則天下皆汝所致當以汝為太子及為唐王將佐

亦請以世民為世子上將立之世民固辭而上太子建成喜

酒色遊畋齊王元吉多過失皆無寵於上世民功名日盛上

常有意以代建成建成內不自安乃與元吉協謀共傾世民

曲意事諸妃嬪（贗此實切唐制貴妃淑妃德妃）以求媚於上

世民獨不奉事諸妃嬪爭短世民無所不至上他日

謂左僕射裴寂曰此兒又典兵在外為書生所教非復昔日

謂左僕射裴寂曰此兒又典兵在外為書生所教非復昔日

唐高祖

王位魏
戰動大
千擊劉
黑闥

斬劉黑
闥

柴紹敗
其谷渾

反
赫公和

子也。由是無易太子意。浸踈北民。太子中允王珪、洗馬魏徵
說太子曰：「秦王功蓋天下，中外歸心。殿下但以年長位居東
宮，無大功以鎮服海內。今劉黑闥散亡之餘，衆不滿萬，資糧
匱乏，以大軍臨之，執如拉朽。」也。落合殿下。宜自擊之。以取功
名，因結納山東豪傑，庶可自安。太子乃請行，上許之。也。建成

子以長不以功，魏曰：立子以長不以功，以德不以功，以衆古之道也。晉獻公使太子申生伐東山，里克入而諫，君出見太子而勉之。以孝於高祖，友於秦，工則勤，帥安矣。秦工有定天下之功，高祖若欲立之，能爲人伯，不亦善乎？且建成既爲太子，則國其國也。安在於有功，乃使之擊賊，以立威，結豪傑以自助，是導之以爭也。禍亂何從而息乎？夫以王魏之賢，其劉黑闥攻魏州未下，十二月太子建成謀猶如此，況庸人乎？」劉黑闥攻魏州未下，十二月太

子建成齊王元吉大軍至昌樂，黑闥引兵拒之。再陳，皆不戰而罷。魏徵言於太子曰：「前破黑闥，其將帥皆懸名處死，妻子係虜。故齊王之來，雖有詔書赦其黨與之罪，皆莫之信。今宜悉解其囚，俘尉諭遣之，則可坐視其離散矣。」太子從之。黑闥食盡，衆多亡，或縛其渠帥以降。黑闥恐城中兵出與大軍表

裏擊之，遂夜遁。○六年正月，劉黑闥所署饒州刺史諸葛德威執黑闥，舉城降太子，并其弟十善，斬於洛州。○柴紹與吐谷渾戰，爲其所圍，虜乘高射之，矢下如雨。紹遣人彈胡琵琶，二女子對舞，虜怪之，駐弓矢相與聚觀。紹察其無備，潛遣精騎出虜陳後擊之，虜衆大潰。也。紹淮南道行臺僕射輔公

祐反，初杜伏威與公祐相友善。公祐年長，伏威兄事之。軍中謂之伯父，畏敬與伏威等。伏威浸忌之，乃潛奪其兵權。公祐知之，怏怏不平。與其故人左遊仙陽爲學道，辟穀以自晦。也。必雄誕典兵爲之副，陰謂雄誕曰：「勿令公祐爲變也。」伏威既行

左遊仙說公祐謀反，而雄誕握兵，公祐奪其兵而縊殺之。遂起兵，尋稱帝於丹陽國。詔趙郡王孝恭以舟師趣江州。也。千命李靖趣宣州，黃君漢出譙，李士勣出淮泗以討公祐。孝恭將發，與諸將宴集，命取水，忽變爲血，在坐皆失色。孝

唐高祖

齊靜
靖地田

置大中

經李明
釋奠

定官制

恭舉止自若曰此乃公祗授首之徵也然而盡之衆皆悅服
 ○突厥數為邊患并州大總管府長史竇靜表請於太原置
 屯田以省餽運議者以為煩擾不許靜以論不已救徵靜入
 朝使與裴寂蕭瑀封德彝相論難於上前寂等不能屈乃從
 靜議歲收穀數千斛上善之命檢校并州大總管十一月秦
 王世民復請置屯田於并州之境從之本傳。七年正月依
 周齊舊制每州置大中正一人掌知州内人物品量望第以
 本州門望高者領之無品秩。二月詔諸州有明一經以上
 未仕者咸以名聞州縣及鄉皆置學。上幸國子學釋奠詔
 諸王公子弟各就學。改大總管為大都督府。三月初定
 令以太尉司徒司空為三公次尚書門下中書秘書殿中內
 侍為六省次御史臺次太常至太府為九寺次將作監次國
 子學次天策上將府次左右衛至左右領衛為十四衛東宮
 置三師三少詹事及兩坊二寺十率府王公置府佐國官公
 主置邑司並為京職事官州縣鎮戍為外職事官自開府儀
 同三司至將仕郎二十八階為文散官凡文官九品有正有
從文散階有二十一
自開府儀同 驃騎大將軍至陪戎副尉三十一階為武散官
武散階四十有五 上柱國至武騎尉十二等為勳官志益論官
名之素莫甚於唐范曰三公論道經邦燮理陰陽故不以一職名
官太尉掌武蓋古者大司馬之職也司徒主民司空主土皆六卿
之任非三公之官也白漢以來失之矣唐不能革正而復因之是
以官名之素莫甚於唐且既有太尉司徒司空而又尚書省是
政出於二也既有尚書省而又九寺是政出於三也夫天地之
有四時百官之有六職天下萬事備盡於此如調之在網象之擊
領銜百世不可易也人君如欲稽古。趙郡王孝恭克丹陽先
 是輔公祗遣其將馮慧亮陳當世將舟師三萬屯博望山陳
 正通徐紹宗將步騎二萬屯青林山仍於梁山連鐵鑠以斷
 江路築却月城延袤十餘里又結壘江西以拒官軍孝恭與
 李靖帥舟師次舒州李世勣帥步卒一萬度淮拔壽陽次破
 石慧亮等堅壁不戰孝恭遣奇兵絕其糧道慧亮等軍乏食
 夜遣兵薄孝恭營孝恭安卧不動孝恭集諸將議軍中皆曰

唐尚書

李靖公

一領新律

租庸調法

計帳戶

直指丹陽掩其巢穴丹陽既潰慧亮等自降矣李恭將從其議李靖曰公祗精兵雖在此水陸二軍然所自將亦為不少若攻丹陽旬月不下慧亮等躡吾後腹背受敵此危道也

慧亮正通皆自戰餘賊其心非不欲戰正以公祗立計使之持重欲以老我師耳我今攻其城以挑之一舉可破也李恭

然之使羸兵先攻賊壘而勒精兵結陳以待之攻壘者不勝而走賊出兵追之行數里遇大軍與戰大破之乘勝逐北轉

戰百餘里博山青林兩戌皆潰李靖兵先至丹陽公祗大懼棄妻子斬關走走至武康為野人所攻執送丹陽梟首分捕

餘黨悉誅之江南皆平上深美靖功曰靖蕭輔之膏肓也光切有膏也心下為膏人之疾○四月庚子朔頒新律令比

開皇舊制增新格五十三條出刑法志初定均田租庸調法丁中

之民給田一頃篤疾減什之六寡妻妾減七皆以什之二為

廿業八為口分每丁歲入租粟二石調隨土地所宜綾絹純

布歲役二旬不役則收其傭日三尺有事而加役者旬有五

日免其調三旬租調俱免水旱蟲霜為災什損四以上免租

損六以上免調損十已上課役俱免凡民貧業分九等百戶

為里五里為鄉四家為鄰四鄰為保在城邑者為坊田野者

為村食祿之家無得與民爭利工商雜類無預士伍男女始

生為黃四歲為小十六為中二十為丁六十為老歲造計帳

三年造戶籍出食貨志論為國盡反其本唐初定均田有

而為兩稅給田之制因不復見蓋官田益少矣自井田廢而貧富

不均後世未有能制民之產使之養生送死而無憾者也立法者

未嘗不欲抑富而或益助之不知富者所以能兼井田貧者不能

自立也貧者不能自立由上之賦歛重而力役繁也為國者必曰

財用不足故賦役不可省蓋亦反其本矣昔哀公以年饑用不

足問於有若若有若曰盍徹乎夫徹非所以裕用然欲百姓皆

足必徹而後可也後之為治者三代之制雖未能復惟省其力役

薄其賦歛務本抑末尚檢去奢占田有限困窮有養使貧者足以

自立而富者不得兼之此均天下之本也○七月或說上曰突

厥所以屢寇關中者以子女玉帛比日在長安故也若焚長安

而不都則胡寇自息矣上以為然遣中書侍郎宇文士及踰

關

世民諫
廷都
突厥

世民
建威

世民
鎮撫
南夷

突厥
可汗
寇

南山至樊鄧行可居之地將徙都之太子建成齊王元吉裴
寂皆贊成其策蕭瑀等雖知其不可而不敢諫秦王世民諫
曰戎狄為患自古有之陛下以聖武龍興先宅中夏精兵百
萬所征無敵奈何以胡寇擾邊遽遷都以避之貽四海之羞
為百世之笑乎彼霍去病漢廷一將猶志滅匈奴況臣忝備
藩維願假數年之期請係頡利之頸致之闕下若其不効遷
都未晚上曰善建成與妃嬪因其譖世民曰突厥雖屢為邊
患得賂則退秦王外託禦寇之名內欲總兵權成其篡奪之
謀耳上每有寇盜輒命世民討之事平之後猜嫌益甚○初
隋末京兆韋仁壽為蜀郡司法書佐所論囚至市猶西向為
仁壽禮佛然後死唐興龔弘達帥西南夷內附朝廷遣使撫
之類皆貪縱遠民苦之有叛者仁壽時為雋州都督長史上
聞其名命檢校南寧州都督寄治越雋使之歲一至其地慰
撫之仁壽性寬厚有識度既受命將兵五百人至西河河

止切南詔水名德宗時異
年尋沉載書於西河周歷數千里蠻夷豪帥皆望風歸

附來見仁壽仁壽永制置七州十五縣各以其豪帥為刺史

縣令法令清肅蠻夷悅服○八月突厥寇忻并綏三州京

師戒嚴是時頡利突利二可汗舉國入寇連營南上秦王世

民齊王元吉引兵拒之會關中久雨糧運阻絕士卒疲於征

役器械頓弊朝廷及軍中咸以為憂世民與虜遇於幽州勒

兵將戰可汗帥萬餘騎奄至城下陳於五隴版將士震恐世

民謂元吉曰今虜騎憑陵不可示之以怯當與之一戰汝能

與我俱乎元吉懼曰虜形勢如此奈何輕出萬一失利悔可

及乎世民曰汝不敢出吾當獨往汝留此觀之世民乃帥騎

馳詣虜陳告之曰國家與可汗和親何為負約深入我地我

秦王也可汗能闢獨出與我闘若以衆來我直以此百騎相

當耳又遣騎告突利曰爾往與我盟有急相救今乃引兵相

攻何無香火之情也世民又前將度溝水頡利見世民輕出

世民與突厥可汗盟

張鎮周不阿縱親故

西突厥通昏

頡利執溫彥博

祀社稷

傳亦護陰佛法

又聞香火之言疑突利與世民有謀乃遣止世民曰王不須
 度我無它意更欲與王申固盟約耳乃引兵稍却是後霖雨
 益甚霖力流切雨二日以往為霖世民謂諸將曰虜所恃者弓矢耳今積
 雨彌時彌切也筋膠俱解解下懈切散也弓不可用彼如飛鳥之折
 翼吾屋居火食刀槊犀利犀先稽切以逸制勞此而不乘將
 何復待乃潛師夜出冒雨而進冒莫報切突厥大驚世民
 又遣說突利以利害突利悅聽命頡利欲戰突利不可乃遣
 突利與其夾畢特勒阿史那思摩來見世民請和親世民許
 之突利因自託於世民請結為兄弟世民亦以恩意撫之與
 盟而去世突厥傳○八年正月以壽州都督張鎮周為舒州都督
 鎮周以舒州本其鄉里到州就故宅多市酒肴肴胡共切非穀食也曰
 有召親戚故人與之酣宴散髮箕踞如為布衣時九十月既
 而分贈金帛泣與之別曰今日張鎮周猶得與故人歡飲明
 日之後則舒州都督治百姓耳君民禮隔不復得為交遊自
 是親戚故人犯法一無所縱境內肅然○西突厥統葉護可
 汗遣使請昏上謂裴矩曰西突厥道遠緩急不能相助今求
 昏如何對曰今北寇方彊為國家今日計且當遠交而近攻
 臣謂宜許其昏以威頡利俟數年之後中國完實足抗北夷
 然後徐思其宜上從之遣高平王道立至其國統葉護大喜
 道立上之從子也 突厥頡利可汗將兵十餘萬大掠朔州
 行軍長史溫彥博為虜所執虜以彥博職在機近問以國家
 兵糧虛實彥博不對虜遷之陰山○九年二月初令州縣祀
 社稷又命士民里閭相從立社各申祈報用洽鄉黨之歡戊
 寅上祀社稷社稷太史令傳奕上疏請除佛法曰佛在西域
 言妖路遠漢譯胡書譯吏益反言者此言據譯佛書也恣其假託使
 不忠不孝削髮而揖君親遊手遊食以逃租賦偽啓三途謬
 張六道恐喝愚夫愚夫詐欺庸品乃追懺既往之罪虛
 規將來之福遂使愚迷妄求功德不憚科禁輕犯憲章有造

唐書卷四十四

為惡逆身墜刑網乃乃獄中禮佛規勉其罪且生死壽夭由

於自然刑德威福閔之人主貧富貴賤功業所招而胡僧矯

詐皆云由佛竊人主之權擅造化之力其為害政良可悲矣

降自義農至于有漢皆無佛法君明臣忠祚長年久漢明帝

始立胡神胡神謂佛也傳教曰西域桑門自傳

其法西晉以上國有嚴科不許中國之人輒行髡髮之事魏

始立胡神胡神謂佛也傳教曰西域桑門自傳

其法西晉以上國有嚴科不許中國之人輒行髡髮之事魏

鏡竊見齊朝章仇子佗表言僧尼徒衆糜損國家寺塔奢侈

虛費金帛為諸僧附會宰相對朝讒毀諸尼依託妃主潛行

謗讟謗讟徒谷切怨也子佗竟被囚繫繫陸立切刑於都市及周武平

齊制封其墓臣雖不敏竊慕其蹤上詔百官議其事唯太僕

卿張道源稱奕言及理蕭瑀曰佛聖人也而奕非之非聖人

者無法當治其罪奕曰人之大倫莫如君父佛以世嫡而疾

其父以匹夫而抗天子蕭瑀不生於空桑乃遵無父之教非

孝者無親瑀之謂矣瑀不能對但合手曰地獄之設正為是

人上亦惡沙門道士苟避征徭不守戒律皆如奕言又寺觀

隣接墨邱溷雜屠沽圃胡困也乃下詔命有司沙汰天下僧尼

道士女冠其精勤練行者遷居太寺觀給其衣食無令闕乏

庸猥醜穢者悉罷遣勒還鄉里京師留寺二所觀二所諸州

各留一所餘皆罷之傳奕性謹密既職在占候杜絕交遊所

奏災異悉焚其藁人無知者○六月丁巳太白經天經天丁

陰星也出東當伏東西當伏西過午切秦王世民既與太子建

成齋王元吉有隙以洛陽形勝之地恐一朝有變欲出保之

上亦謂世民曰首建大謀削平海內皆汝之功吾欲立汝為

嗣汝固辭且建成年長吾不忍奪也觀汝兄弟似不相容同

處京邑必有紛競當遣汝還行臺居洛陽自陝以東皆主之

仍命汝建天子旌旗如漢梁孝王故事世民涕泣辭以不欲

沙汰僧尼道士

上欲以世民居洛陽而中止

唐書高祖

敬德辭
建成金

建成薦
元吉代
世民軍

遠離膝下將行建成元吉相與謀曰秦王苦至洛陽有土地
甲兵不可復制不如留之長安則一匹夫耳取之易矣乃密
令數人上封事言秦王左右聞往洛陽無不喜躍觀其志趣
恐不復來又遣近幸之臣以利害說上上意遂移事復中止
建成元吉與後宮日夜譖訴世民於上上信之元吉密請殺
秦王上曰彼有定天下之功罪狀未著何以爲辭元吉曰但
應速殺何患無辭上不應秦府僚屬皆憂懼建成元吉以秦
府多驍將欲誘之使爲己用密以金銀器一車贈尉遲敬德
并以書招之曰願透長者之眷以敷布衣之交敬德辭曰久
淪逆地罪不容誅秦王賜以更生之恩今又策名藩邸唯當
殺身以爲報於殿下無功不敢謬當重賜建成怒遂與之絕
敬德以告世民世民曰公心如山嶽雖積金至斗知公不移
既而元吉譖敬德於上下詔獄訊治將殺之世民固請得免
建成謂元吉曰秦府智略之士可憚者獨房玄齡杜如晦耳
皆譖之於上而逐之世民腹心長孫無忌高士廉尉遲敬德
等日夜勸世民誅建成元吉世民猶豫未決問於李靖靖辭
問於李世勣世勣辭世民由是重二人會突厥入塞建成薦
元吉代世民督諸軍北征上從之元吉請尉遲敬德程知節
段志玄秦叔寶等與之偕行簡閱秦王帳下精銳之士以益
元吉軍率更丞王暉更古行切東宮官率更寺有令丞暉職日切密告世民曰
太子語齊王今汝得秦王驍將精兵擁數萬之衆吾與秦王
餞汝於昆明池使壯士拉殺之扼即首也奏云暴卒主上宜
無不信吾當使人進說令授吾國事敬德等既入汝手且悉
坑之孰敢不服世民以暉言告長孫無忌等無忌等勸世民
先事圖之世民歎曰骨肉相殘古今大惡吾誠知禍在朝夕
欲俟其發然後以義討之不亦可乎敬德曰禍機垂發而王
猶晏然不以爲憂天下王縱自輕如社稷宗廟何世民訪之府
僚皆曰比聞齊王曰但除秦王取東宮如反掌耳彼與太子

唐書高祖

唐書
世民圖
建成元
吉

張公謹
表

秦書
建成元
吉

謀亂未成已有取太子之心亂心無厭何所不為若使二人
 得志恐天下非復唐有以大王之賢取二人如拾地芥耳柰
 何徇匹夫之節忘社稷之計乎世民猶未決眾曰大王以舜
 為何如人曰聖人也眾曰使舜浚井不出浚音峻則為井中
 之泥塗廩亦下廩力錦切舍廩也塗泥枯慢之也則為廩上之灰安能澤
 被天下法施後世乎是以小杖則受大杖則走蓋所存者大
 故也世民命卜之幕僚張公謹自外來見之取龜投地曰卜
 以決疑今事在不疑尚何卜乎卜而不吉庸得已乎於是定
 計世民令無忌密召房玄齡等玄齡如晦著道士服與無忌
 俱入已未太白復經天傳奕密奏太白見秦分分按問切秦
 井鬼二星二十八宿秦王當有天下上以其狀授世民於是世民密奏建成
 元吉漢書亂後宮且曰臣於兄弟無絲毫負今欲殺臣似為世充建
 德報讎臣今枉死永違君親上省之愕然報曰明當鞠問汝
 宜早參庚申世民遂帥長孫無忌等入伏兵於玄武門上時
 已召裴寂蕭瑀陳叔達等欲按其事建成元吉至臨湖殿覺
 變即跋馬東歸宮府世民射建成殺之尉遲敬德將七十騎
 繼至左右射元吉墜馬世民馬逸入林下為木枝所絀隊不能
 能起羅古賣切胃也元吉遽至奪弓將扼之敬德躍馬叱之元吉步
 欲趣武德殿敬德追射殺之上方泛舟海池世民使尉遲敬
 德入宿衛敬德擐甲持矛直至上所上大驚問曰今日亂者
 誰邪卿來此何為對曰秦王以齊王作亂舉兵誅之恐驚動
 陛下遣臣宿衛上謂裴寂等曰不圖今日乃見此事當如之
 何蕭瑀陳叔達曰建成元吉疾秦王功高望重其為姦謀今
 秦王已討而誅之秦王功蓋宇宙率土歸心陛下若處以元
 良委之國務無復事矣上曰善此吾之夙心也時宿衛及秦
 府兵與二宮左右戰猶未已敬德請降手救令諸軍並受秦
 王處分上從之眾然後定癸亥立世民為皇太子又詔自今
 軍國庶事無大小悉委太子處決然後聞奏

臣光曰立嫡以長禮之正也然高祖所以有天下皆太宗之功隱太子以庸劣居其右云九切右地嫌執逼必不相容曷使高祖有文王之明隱太子有泰伯之賢太宗有子臧之節則亂何自而生矣既不能然太宗始欲俟其先發然後應之如此則事非獲已猶為愈也既而為群下所迫遂至蹀血禁門蹀大煩切殺人推刃同氣貽譏千古惜哉夫創業垂統之君子孫之所儀刑也彼中明肅代之傳繼得非有所拍擬以為口實乎

初洗馬魏徵常勸太子建成早除秦王及建成敗世民召徵謂曰汝何為離間我兄弟眾為之危懼徵舉止自若對曰先太子早從微言必無今日之禍世民素重其才改容禮之引為詹事主簿亦召王珪韋挺於雋州先是揚文幹與建成親子官屬故高祖委罪七皆以為諫議大夫世民命縱禁苑鷹犬於二人而流於雋州罷四方貢獻聽百官各陳治道政令簡肅中外大悅。上以

太宗即皇帝位

系上用魏徵等

手詔賜裴寂等曰朕當加尊號為太上皇。以房玄齡為中書令蕭瑀為左僕射長孫無忌為吏部尚書杜如晦為兵部尚書宇文士及為中書令封德彝為右僕射。八月癸亥詔傳位於太子太宗即皇帝位於東宮顯德殿赦天下本紀以已私殺弟范曰建成雖无功太子也太宗雖有功藩王也太子君之貳父之統也而殺之是无君父也立子以長不以功所以重先君之世也故周公不有天下弟雖齊聖不先於兄久矣論者或以太宗殺建成元吉比周公誅管蔡臣切以為不然昔者象日以殺舜為事舜為天子也則封之管蔡啓商以叛周周公為相也則誅之其迹不同而其道一也舜知象之將殺已也故象憂亦憂象喜亦喜及其試以親愛之而已矣象亦得於舜故舜封之管蔡流言於國將危周公以間王室得罪於天下故誅之非周公誅之天下之所當誅也周公豈得而私之哉後世如有王者不幸而有害兄之弟如象則當如舜封之是也舜憂其常周公憂其變此聖人所以同歸于道也若夫建成元吉豈得罪於天下者乎苟非得罪於天下則殺之者已之私也豈周公之心乎或者又以為使建成為天子又輔之以元吉則唐必亡臣曰古之賢人守死而不為不義者義重於死故也必若為子不孝為弟不弟悖天理滅人倫而有天下不若亡之愈也故為唐史者書曰秦王世民救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立世民為皇太子然

○詔以官女衆多幽闕可愍宜簡出之各歸親戚任其適人立妃長孫氏為皇后后少好讀書造次必

唐高祖

長孫皇
之賢

突厥人
冠

上臨渭
水青頡
利負約

顛利請
和

與頡利
盟于便
橋

循禮法上為秦王與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有隙后奉侍高祖承順妃嬪彌縫其闕甚有內助及正位中宮務崇節儉服御取給而已上深重之常與之議賞罰后辭曰牝雞之晨唯家之索牝婦忍切母雞喻婦人知外事雖代雄鳴妾婦人安敢豫聞政事固問之終不對本傳后。已卯突厥進寇高陵辛巳涇州道行軍總管尉遲敬德與突厥戰於涇陽大破之癸未頡利可汗進至渭水便橋之北遣其腹心執失思力執失勇姓名入見以觀虛實思力盛稱頡利突利二可汗將兵百萬今至矣上讓之曰吾與汝可汗面結和親贈遺金帛前後無筭汝可汗自負盟約引兵深入於我無愧汝雖戎狄亦有人心何得全忘大恩自誇彊盛我今先斬汝矣思力懼而請命蕭瑀封德彝請禮遣之上曰我今遣還虜謂我畏之愈肆馮陵乃囚思力於門下省上自出玄武門與高士廉房元齡等六騎徑詣渭水上與頡利隔水而語責以負約突厥大驚皆下馬羅拜俄而諸軍繼至旌甲蔽野頡利見執失思力不返而上挺身輕出軍容甚盛有懼色上麾諸軍使却而布陳獨留與頡利語蕭瑀以上輕敵叩馬固諫上曰吾籌之已熟非卿所知突厥所以敢傾國而來直抵郊甸者以我國內有難朕新即位謂我不能抗禦故也我若示之以弱閉門拒守虜必放兵大掠不可復制故朕輕騎獨出示若輕之又震曜軍容使之必戰出虜不意使之失圖虜入我地既深必有懼心故與戰則克與和則固矣制服突厥在此一舉卿第觀之是日頡利來請和詔許之上即日還宮乙酉又幸城西斬白馬與頡利盟于便橋之上突厥引兵退蕭瑀請於上曰突厥未和之時諸將爭戰陛下不許臣等亦以為疑既而虜自退其策安在上曰吾觀突厥之衆雖多而不整君臣之志唯賄是求當其請和之時可汗獨在水西達官皆來謁我我若醉而縛之因襲擊其衆執如拉朽又命長孫無忌李靖伏兵於幽州以待之虜若奔歸伏

教射于殿庭

上知用兵之要

定勳爵

兵邀其前大軍躡其後覆之如反掌耳所以不戰者吾即位日淺國家未安百姓未富且當靜以撫之一與虜戰所損甚多虜結怨既深懼而脩備則吾未可以得志矣故卷甲韜戈啗以金帛彼既得所欲理當自退志意驕惰不復設備然後養威俟豐舉可滅也將欲取之必固與之此之謂也卿知之乎瑀再拜曰非所及也九年九月突厥頡利獻馬三千匹羊萬口上不受但詔歸所掠中國戶口徵温彦博還朝。上引諸衛將卒習射於顯德殿庭諭之曰戎狄侵盜自古有之患在邊境小安則人主逸遊忘戰是以寇來莫之能禦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築苑專習弓矢居閑無事則為汝師突厥入寇則為汝將庶幾中國之民可以少安乎於是日引數百人教射於殿庭上親臨試中多者賞以弓刀帛其將帥亦加上考群臣多諫曰於律以兵刃至御在所者絞今使卑碎之人

蘇對切雜也張弓挾矢於軒陛之側陛下親在其間萬一

有狂夫竊發出於不意非所以重社稷也韓州刺史封同人

詐乘驛馬入朝切諫上皆不聽曰王者視四海如一家封域

之內皆朕赤子朕一一推心置其腹中奈何宿衛之士亦加

猜忌乎由是人思自勵數年之間悉為精銳上嘗言吾自少

經略四方頗知用兵之要每觀敵陳則知其彊弱常以吾弱

當其彊彊當其弱彼乘吾弱逐奔不過數十百步吾乘其弱

必出其陳後反擊之無不潰敗所以取勝多在此也。上面

定勳臣長孫無忌等爵邑命陳叔達於殿下唱名示之且曰

朕叙卿等勳賞或未當宜各自言於是諸將爭功紛紛不已

淮安王神通曰臣舉兵關西首應義旗今房玄齡杜如晦等

專弄刀筆功居臣上臣竊不服上曰義旗初起叔父雖首唱

舉兵蓋亦自營脫禍及竇建德吞噬山東叔父全軍覆沒劉

黑闥再合餘燼燼徐力切叔父望風奔敗叔父國之至親朕

誠無所愛但不可以私恩濫與勳臣同賞耳諸將乃相謂曰

漢書論

置文館

民部尚書

宗子降

論盜

陛下至公雖淮安王尚無所私吾儕何敢不安其分遂皆悅服房元齡嘗言秦府舊人未遷官者皆嗟怨曰吾屬奉事左右幾何年矣今除官返出前宮齊府人之後上曰王者至公無私故能服天下之心朕與卿輩所衣食皆取諸民者也故設官分職以為民也當擇賢才而用之豈以新舊為先後哉必也新而賢舊而不肖安可捨新而取舊乎今不論其賢不肖而直言嗟怨豈為政之弊乎詔民間不得妄立妖祠自非卜筮正術其餘雜占悉從禁絕上於弘文殿聚四部書二十餘萬卷置弘文館於殿側精選天下文學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歐陽詢蔡允恭蕭德言等以本官兼掌士令更日宿直聽朝之隙引入內殿講論前言往行商榷政事或至夜分乃罷又取三品已上子孫充弘文館學生十月立皇子中山王承乾為太子生八年矣民部尚書裴矩奏民遭突厥暴踐者請戶給絹一匹上曰朕以誠信御下不欲虛有存恤之名而無其實戶有大小豈得雷同給賜乎於是計口為率初上皇欲彊宗室以鎮天下故皇再從三從兄弟及兄弟之子雖童孺皆為王王者數十人上從容問群臣徧封宗子於天下利乎封德彝對曰前世唯皇子及兄弟乃為王自餘非有大功無為王者上皇敦睦九族大封宗室自兩漢以來未有如今日之多者爵命既崇多給力役恐非示天下以至公也上曰然朕為天子所以養百姓也豈可勞百姓以養己之宗族乎乃降宗族鄰王皆為縣公惟有功者數人不降○上與群臣論止盜或請重法以禁之上哂之兩笑其兒曰民之所以為盜者由賦繁役重官吏貪求飢寒切身故不暇顧廉恥耳朕當去奢省費輕徭薄賦選用廉吏使民衣食有餘則自不為盜安用法重邪自是數年之後海內升平路不拾遺外戶不閉商旅野宿焉上又嘗謂侍臣曰君依於國國依於民刻民以奉君猶割肉以充腹腹飽而身斃君富而

長安府

不刻民以繼啟

不許討療

魏澄諫點中男為兵

魏澄諫失信

賜魏澄金龜

國亡故人君之患不自外來常由身出夫欲盛則費廣費廣則賦重賦重則民愁民愁則國危國危則君喪矣朕常以此思之故不敢縱欲也○十二月益州大都督賈軌奏稱獠反請發兵討之上曰獠依阻山林時出鼠竊乃其常俗牧守苟能撫以恩信自然帥服安可輕動干戈漁獵其民比之禽獸豈為民父母之意邪竟不許○上謂裴寂曰比多上書言事者朕皆粘之屋壁待出入省覽每思治道或深夜方寢公輩亦當恪勤職業副朕此意上厲精求治數引魏徵入卧内訪以得失徵知無不言上皆欣然嘉納

上遣使點兵封德彝奏中男雖未十八其軀幹壯大者辨古且切左氏傳晉文公解脅注云合幹也幹謂臂腋亦可并點併同上從之敕出魏徵固執以為不可不肯署

敕至于數四上怒召而讓之曰中男壯大者乃茲民詎妄以避征役取之何害而卿固執至此對曰夫兵在御之得其道不在衆多陛下取其壯健以道御之足以無敵於天下何必多取細弱以增虛數乎且陛下每云吾以誠信御天下欲使臣民皆無欺詐今即位未幾失信者數矣上愕然曰朕何為失信對曰陛下初即位下詔云逋負官物逋負不償曰負悉受代負不償曰負悉令蠲免有司以為負秦府國司者非官物徵督如故陛下以秦

王升為天子國司之物非官物而何又曰關中免二年租調關外給復一年復芳日切除其賦役也既而繼有敕云已役已輸者以來年為始以還之後方復更徵百姓固已不能無怪今既徵得物復點為兵何謂來年為始乎又陛下所與共治天下者在於守宰居常簡閱咸以委之至於點兵獨疑其詐豈可謂以誠信為治乎上悅曰曷者朕以卿固執疑卿不達政事今

卿論國家大體誠盡其精要夫號令不信則民不知所從天下何由而治乎朕過深矣乃不點中男賜徵金龜一○上聞景州錄事參軍張玄素名召見問以政道對曰隋主好自專庶務不任群臣群臣恐懼惟知稟受奉行而已莫之敢違以

庶務不任群臣群臣恐懼惟知稟受奉行而已莫之敢違以

庶務不任群臣群臣恐懼惟知稟受奉行而已莫之敢違以

庶務不任群臣群臣恐懼惟知稟受奉行而已莫之敢違以

庶務不任群臣群臣恐懼惟知稟受奉行而已莫之敢違以

張元素
陳政道

張蘊古
上大宝
歲

傅奕關
佛教

裴矩諫
殺受賂
之吏

一人之智決天下之務借使得失相半乖謬已多下諛上蔽
 不亡何待陛下誠能謹擇群臣而分任以事高拱穆清而考
 其成敗以施刑賞何憂不治又臣觀隋末亂離其欲爭天下
 者不過十餘人而已其餘皆保鄉黨全妻子以待有道而歸
 之耳乃知百姓好亂者亦鮮但人主不能安之耳上善其言
 擢為侍御史。前幽州記室直中書省張蘊古上大寶箴其
 畧曰聖人受命拯弱亨也。切難也。能亨通之使平也。故以
 一人治天下不以天下奉一人又曰壯九重於內楚辭君之
 門以所居不過容膝彼昏不知瑤其臺而瓊其室瑤餘切切
 九重古丈曰夏桀作傾宮瑤臺彈羅八珍於前禮膳夫珍用
 百姓謂之財商紂作瓊室立王門也所食不過適口惟狂罔念立其糟而
 池其酒又曰勿沒沒而闇勿察察而明雖冕旒蔽目而視於
 未形榛力求切冕十有二旒天子首飾尊也五采藻為旒以
 上覆雖葑纒塞耳而聽於無聲黃他口切葑黃色也纒綿也
 當兩耳旁示不外聽也上嘉之賜以束帛除大理丞。上召傅奕賜之
 食謂曰汝前所奏幾為吾禍然凡有天變卿宜盡言皆如此
 勿以前事為懲也懲持陵切。上嘗謂奕曰佛之為教玄妙可
 師卿何獨不悟其理對曰佛乃胡中桀黠誑耀彼土中國邪
 僻之人取莊老玄談飾以妖幻之語幻胡翰切用欺愚俗無
 益於民有害於國臣非不悟鄙不學也。上頗然之。上患吏
 多受賂密使左右試賂之有司門令史受絹一匹上欲殺之
 民部尚書裴矩諫曰為吏受賂罪誠當死但陛下使人遺之
 而受乃陷人於法也恐非所謂道之以德齊之以禮上悅召
 文武五品已上告之曰裴矩能當官力爭不為面從儻每事
 皆然何憂不治

臣光曰古人有言君明臣直裴矩佞於隋而忠於唐非其性之
 有變也君惡聞其過則忠化為佞君樂聞直言則佞化為忠是知
 君者表也臣者景也景於領切表動則景隨矣。通鑑卷終

入註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六十八 唐紀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上

在位二十三年 西五十二

諱世民高祖次子也生四歲有書生見之曰龍鳳之姿天日之表其年幾冠必能濟世安民乃採其語名曰世民為人聰明英武有大志能屈節下士隋末天下已亂世民知隋必亡乃推財養士結納豪傑高祖既克長安受隋禪封世民為秦王是時僭叛皆世民所討平太子建成齊王元吉於秦王世民為同母兄弟以秦王功高忌之謀害秦王未發武德九年六月秦王以兵殺建成元古高祖乃以秦王為皇太子八月詔傳位于皇大

奏破陳樂

貞觀元年正月上宴羣臣奏

帝位于東宮大赦天下

中皇

文武用各隨時

征民間遂有此曲雖非文德雍容然功業由茲而成不敢忘本封德彝曰陛下以神武平海內豈文德之足比上曰哉亂以武音守成以文文武之用各隨其時卿謂文不及武斯言過矣德彝頓首謝出禮志○制自今中書明下及三品以上入閣議事閣古合反唐制天子御比皆命諫官隨之有失輒

命三品以上入閣議事

正定律

律令寬絞刑五十條為斷右趾斷都管反截也上猶嫌其慘曰肉刑廢已久宜有以易之蜀王法曹參軍裴弘獻請改為加役流流三千里居作三年詔從之出刑志○上以兵部郎中

戴曹執法

戴曹忠清公直擢為大理少卿上以選人多詐冒資蔭敕令自首道舒赦反首者死未幾有詐冒事覺者上欲殺之曹奏

據法應流上怒曰卿欲守法而使朕失信乎對曰敕者出於一時之喜怒法者國家所以布大信於天下也陛下忿選人之多詐故欲殺之而既知其不可復斷之以法此乃忍小忿



語德舜
不舉賢

德舜諫
正煩碎

賜綰爵

分天下
爲十道

皇后帥
命婦親蠶

問臣工
知治務

論佞臣

而存大信也。上曰：卿能執法，朕復何憂？曾前後犯顏執法，言如涌泉，上皆從之。天下無冤獄。出本傳○上令封德彝舉賢，久

無所舉。上詰之，對曰：非不盡心，但於今未有奇才耳。上曰：君子用人如器，各取所長。古之致治者，豈借才於異代乎？正患已不能知，安可誣一世之人？德彝慙而退。出正觀政要○御史大夫杜淹奏：諸司文案，恐有稽失。反留止請令御史就司檢校。

上以問封德彝，對曰：設官分職，各有所司。果有愆違，御史自應糾舉。若徧歷諸司，搜摭疵類，也。龜也。龜，反。發也。龜才之反。大為煩碎。淹默然。上問淹何故不復論執，對曰：天下之務當盡至公善，則從之。德彝所言，真得大體。臣誠心服，不敢遂非。上

悅曰：公等各能如是，朕復何憂？出本傳○右驍衛大將軍長孫順德受人餽，綰事覺。上曰：順德果能有益國家，朕與之共有府庫耳。何至貪冒如是乎？猶惜其有功不之罪，但於殿庭賜綰數十四。大理少卿胡演曰：順德枉法受財，罪不可赦。柰何復賜之綰？上曰：彼有人性，得綰之辱，甚於受刑。如不知愧，一禽獸耳。殺之何益？出本傳○初，隋末喪亂，豪傑並起，擁衆據地，自相雄長。唐興，相帥來歸。上皇為之割置州縣，以寵祿之。

由是州縣之數倍於開皇。大業之間，上以民少吏多，思革其弊。二月，命大加併省。因山川形便，分為十道。一曰關內，二曰河南，三曰河東，四曰河北，五曰山南，六曰隴右，七曰淮南，八曰江南，九曰劔南，十曰嶺南。出地志○三月癸巳，皇后帥內外命婦親蠶。出本傳○上謂太子少師蕭瑀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數，自謂云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問其故，工曰：木心不直，則脉理皆邪。弓雖勁而發矢不直，朕始寤。鄉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識之猶未能盡，况天下之務，其能徧知乎？乃命京官五品以上，更宿中書，內省數延見，問以民間疾苦及政事得失。出正觀政要○有上書請去佞臣者，上問佞臣為誰，對曰：臣居草澤，不能的知其人，願陛下與羣

臣共之。

臣共之。

臣共之。

臣共之。

臣共之。

以至誠
治天下

論周秦
脩短

皇太后
貴寵

守信不
擊突厥

臣言或陽怒以試之彼執理不屈者直臣也畏威順旨者佞
臣也上曰若源也臣流也濁其源而求其流之清不可得矣
君自為詐何以責臣下之直乎朕方以至誠治天下見前世
帝王好以權譎小數論古正反接其臣下者常竊耻之卿策

雖善朕不取也

論人宗知君道曰太宗可謂知君道矣人君
以至誠與賢而役其獨智以先天下則耳目心志之所及者其能
幾何是故人君必消心以治之虛已以待之如鑑之明如水之止
則物至而不能困矣夫權衡設而不可欺以輕重者唯其平也繩
墨設而不可欺以曲直者唯其正也我以其正彼以其類我以其
真彼以其偽何患中邪之不察便之不辨而必行詐以試之哉一
為不誠則心且蔽矣邪正何能辨乎是故心蔽則物不能察也水
動則形不能見也已不明故也且待物以誠猶恐其不動也況不
誠而能動物乎夫為君而使左右前後之人皆莫測其所為雖欲
不欺不可得也唯能御以至誠

子少師蕭瑀為左僕射出本 ○上與侍臣論周秦脩短蕭瑀
對曰紂為不道武王征之周及六國無罪始皇滅之得天下
雖同失人心則異上曰公知其一未知其二周得天下增修
仁義秦得天下益尚詐力此脩短之所以殊也蓋取之或可
以逆得而守之不可以不順故也瑀謝不及出正觀 ○七月

以吏部尚書長孫無忌為右僕射無忌與上為布衣交加以
外戚有佐命功上委以腹心其禮遇羣臣莫及欲用為宰相
者數矣文德皇后固請曰妾備位椒房椒子消反皇后所居
其恭密家之貴寵極矣誠不願兄弟復執國政呂霍上官可
為切骨之戒幸陛下矜察上不聽卒用之出長孫 ○初突厥

性淳厚政令質略頡利可汗得華人趙德言委用之德言專
其威福多變更舊俗政令煩苛細國人始不悅頡利又好信
任諸胡而踈突厥胡人貪冒多反覆兵革歲動會大雪深數
尺雜畜多死連年饑饉民皆凍餓頡利用度不給重斂諸部
中是內外離怨諸部多叛兵浸弱言事者多請擊之上以問

蕭瑀長孫無忌曰頡利君臣昏虐危亡可必今擊之則新與
之盟不擊則恐失機會如何而可瑀請擊之無忌對曰虜不
犯塞而棄信勞民非王者之師也上乃止出突 ○上問公卿

擊突厥

蕭封

以享國久長之策蕭瑀言三代封建而又長秦孤立而速亡上以為然於是始有封建之議出傳○九月中書令宇文士及罷為殿中監御史大夫杜淹參豫朝政它官參豫收事自此始出本紀及百官志○嶺南酋長馮盎久未入朝諸州奏稱盜反

魏證

前後以十數上命將軍蘭葛等發江嶺數十州兵討之魏徵諫曰盜反狀未成未宜動衆上曰告者道路不絕何云反狀未成對曰盜若反必分兵據險攻掠州縣今告者已數年而不出境此不反明矣若遣信臣示以至誠彼喜於免禍可不

魏證

煩兵而服上乃罷兵十月遣貞外散騎侍郎李公掩持節慰諭之盜遣其子智戴隨使者入朝上曰魏徵令我發一介之使而嶺表遂安勝十萬之師不可不賞賜徵絹五百匹出公傳

魏證

錄○或告右丞魏徵私其親戚上使御史大夫溫彥博按之無狀彥博言於上曰徵不存形迹遠避嫌疑心雖無私亦有可責上令彥博讓徵且曰自今宜存形迹它日徵入見言於

上曰臣聞君臣同體宜相與盡誠若上下但存形迹則國之與喪尚未可知臣不敢奉詔上瞿然曰瞿居遇反吾已悔之

願為

徵再拜曰臣幸得奉事陛下願使臣為良臣勿為忠臣上曰忠良有以異乎對曰稷契皋陶君臣協心俱享尊榮所謂良

臣龍逢逢皮反比干比干面折廷爭身誅國亡所謂忠臣上悅賜絹五百匹出蓋○上神采奕毅羣臣進見者皆失舉措上

奏事

知之每見人奏事必假以辭色異聞規諫嘗謂公卿曰人欲自見其形必資明鏡君欲自知其過必待忠臣苟其君悞諫

自賢獲弼力反其臣阿諛順旨君既失國臣豈能獨全如虞世基等諂事煬帝以保富貴煬帝既弒世基等亦誅公輩宜用

此為戒事有得失無惜盡言出正觀○或上言秦府舊兵宜盡除武職追入宿衛上謂之曰朕以天下為家惟賢是與豈

舊兵之外皆無可信者乎汝之此意非所以廣朕德於天下也出正觀○上謂公卿曰昔禹鑿山治水而民無謗議者興

不以

宿衛

也

上欲營
宮殿鑿
秦而止

置中書
門下
相檢察

以賈胡
藏珠為
受賂之
戒

崔仁師
治獄仁
慈

人同利故也。秦始皇營宮室而民怨，叛者功人以利己故也。夫靡麗珍奇，固人之所欲，若縱之不已，則危亡立至。朕欲營一殿材用，已具鑿秦而止。王公已下，宜體朕此意。由是二十年間，風俗素朴，衣無錦繡，公私富給。出正期○上謂黃門侍郎王珪曰：國家本置中書門下以相檢察，中書認救或有差失，則門下當行駁正。人心所見，互有不同。苟論難往來，務求至當，捨己從人，亦復何傷？比來或護己之短，遂成怨隙，或苟避私怨，知非不正，順一人之顏情，為兆民之深患。此乃亡國之政也。煬帝之世，內外庶官務相順從，當是之時，皆自謂有智禍不及身，及天下大亂，家國兩亡，雖其間萬一有得免者，亦為時論所貶。終古不磨，卿曹當徇公忘私，勿雷同也。出正

要論太宗公心望治可為後世法。胡曰：古者論一相而止，至成王也。何者？周公位冢宰，然頭召公同相，為左右。此尚書之序，孔子之言賢難得，則參錯並行，猶驅車猶植屏，兼收眾力，相輔相正，歸於無失而已矣。故自漢以來，或置左右丞，或置左右僕射，又有侍中、中書、尚書兩令。左右丞相又以前未及而人可用者，參預朝政，而其大綱皆歸中書。出令門下審駁，分為二省，而尚書受成，頭之有司當正觀時，君明臣忠，朝希批政，不數年坐致太平，其集材並用之效如此。諸葛武侯曰：參署者集眾思，黃忠益也。若難相違，覆覆闕損，夫違覆而得中，猶棄弊孺而獲珠玉也。嗚呼！為君如太宗，為臣如武侯，公心望治，可為後世法也。若其數百年成規，合三百為一，以一相專之，而官屬如故，略無可否見姓，署各是中書門下之名。○上謂侍臣曰：吾聞西域賈胡得美珠，賈工士反剖身以藏之，有諸侍臣曰：有之上曰：人皆知笑彼之愛珠而不愛其身也，更受賂抵法與帝王狗奢欲而亡國者，何以異於彼胡之可笑邪？魏徵曰：昔魯哀公謂孔子曰：人有好忘者，徙宅而忘其妻，孔子曰：又有甚者，桀紂乃忘其身，亦猶是也。上曰：然朕與公輩宜戮力相輔，庶免為人所笑也。出鄭公○青州有謀反者，州縣逮捕支黨，收繫滿獄，詔殿中侍御史崔仁師覆按之。仁師至，悉脫去桎械。桎，救九反。械，下拜。反，手足桎也。與飲食湯沐，寬慰之，止坐其魁首十餘人，餘皆釋之。還報，敕使將往決之。大理少卿孫伏伽謂仁師曰：足下平反者多，反音番，備人情誰不貪生，恐見徒

孫伏伽
諫騎射

劉林甫
奏四時
聽選

選人隨
材銓叙

官在得
負不在
負多

李乾祐
執法

關中山
東人意
異同

侶得免未肯甘心深為足下憂之仁師曰凡治獄當以仁恕為本豈可自規免罪知其免而不為伸邪萬一闇短誤有所縱以一身易十囚之死亦所願也伏伽慙而退及敕使至更訊諸囚皆曰崔公平恕事無枉濫請速就死無一人異辭者

出仁師本傳 ○上好騎射孫伏伽諫以為天子居則九門行則警蹕蹕也入言蹕止行人也非欲苟自尊嚴乃為社稷生民之計也陛下好自走馬射的的丁歷反謂所射進鳴也以娛悅近臣此乃少年為諸王時所為非今日天子事業也既非所以安養聖躬又非所以儀刑後世臣竊為陛下不取上悅未幾以伏伽為諫議大夫出伏伽傳 ○隋世選人十一月集至春而罷人患其期

從至是吏部侍郎劉林甫奏四時聽選隨關注擬人以為便唐初士大夫以亂離之後不樂仕進官負不允省符下諸州

差人赴選州府及詔使多以赤牒補官至是盡省之勒赴省選集者七千餘人林甫隨材銓叙各得其所時人稱之詔以

關中米貴始分人於洛州選上謂房玄齡曰官在得人不在負多命玄齡併省留文武摠六百四十三負出選錄 ○隋秘書

監晉陵劉子翼有學行性剛直朋友有過常面責之李百藥常稱劉四雖復罵人人終不恨是歲有詔徵之辭以母老不

至○郇令裴仁軌私役門夫上怒欲斬之殿中侍御史李乾祐諫曰法者陛下所與天下共也非陛下所獨有也今仁軌

坐輕罪而抵極刑臣恐人無所措手足上悅免仁軌死以乾祐為侍御史○上嘗語及關中山東人意有同異殿中侍御

史張行成跪奏曰天子以四海為家不當有東西之異恐示人以隘上善其言厚賜之自是每有人政嘗使預議出行成傳 ○

初突厥既彊救勒諸部分散戰畜力切其先匈奴也俗多乘高車元魏時亦號高車部或曰救勒有薛延陀紇都播利幹多濫葛同羅

僕固拔野古思結渾斛薛結阿跌契苾白霫等十五部皆居

磧北磧北也風俗大抵與突厥同薛延陀於諸部為最彊

批為鐵勒薛延陀以下十五部摠謂鐵勒也

批為鐵勒薛延陀以下十五部摠謂鐵勒也

曰或太

得空歡
有罪身
製討之

上不疑
無忌權
盛

魏徵論
人主明
簡

論儲積
當備凶
年
人主畏
天

西突厥曷薩那可汗方彊，敕勒諸部皆臣之。曷薩那徵稅無度，敕勒相帥叛之，共推契苾哥楞為可汗。薛延陀乙失鉢為小可汗，其後諸部落往往附頡利可汗。及頡利政亂，薛延陀與回紇拔野古等相帥叛之，頡利遣其兄子欲谷設將十萬騎討之，回紇大破之，追至天山，部眾多為所虜。回紇由是大振，薛延陀又破其四，設頡利不能制，頡利益衰，國人離散。會大雪，平地數尺，羊馬多死，民大飢，頡利恐唐乘其弊，引兵入朔州境上，楊言會獵，實設備焉。鴻臚卿鄭元璠使突厥還，言於上曰：「戎狄興衰，專以羊馬為候。今突厥民飢，畜瘦，此將亡之兆也。不過三年，上然之。羣臣多勸上乘間擊突厥。」上曰：「新與人盟而背之，不信，利人之災，不仁。乘人之危以取勝，不武。縱使其種落盡叛，六畜無餘，朕終不擊，必待有罪然後討之。」出本傳 ○二年正月，右僕射長孫無忌罷，時有密表稱無忌權寵過盛者，上以表示之曰：「朕於卿洞然無疑，若各懷所聞而不言，則君臣之意有不通。」又召百官謂之曰：「朕諸子皆幼，視無忌如子，非它人所能間也。無忌自懼滿盈，固求遜位，皇右又力為之請，上乃許之，以為開府儀同三司。出無忌本傳 ○置六司侍郎副六尚書，并置左右司郎中各一人。出百官志 ○上問魏徵曰：「人主何為而明，何為而暗？」對曰：「兼聽則明，偏信則闇。昔堯清問下民，故有苗之惡；得以上聞，舜明四目，達四聰，故共鯀驩兜不能蔽也。秦二世偏信趙高，以成望夷之禍；梁武帝偏信朱异，以取臺城之辱。隋煬帝偏信虞世基，以致彭城閣之變。是故人君兼聽廣納，則貴臣不得壅蔽，而下情得以上通也。」上曰：「善。」出本傳 ○上謂黃門侍郎王珪曰：「開皇十四年大旱，隋文帝不許賑給，而令百姓就食山東。比至末年，天下儲積可供五十年。煬帝恃其富饒，侈心無厭，卒云天下但使倉庾之積足以備凶年，其餘何用哉？」出政要 ○上謂侍臣曰：「人言天子至尊，無所畏懼，朕則不然。上畏皇天之監臨，下憚

若至公

三品犯

災旱肆

困窮

孝孫

羣臣之瞻仰兢兢業業猶恐不合天意未副人望魏徵曰此誠致治之要願陛下慎終如始則善矣。○上謂房玄齡等曰為政莫若至公昔諸葛亮竄廖立李嚴於南夷亮卒而立嚴皆悲泣有死者非至公能如是乎。又高頴為隋相公平識治體隋之興亡繫頴之存沒朕既慕前世之明君卿等不可不法前世之賢相也。出政要○大理少卿胡演進每月囚帳上命自今大辟皆令中書門下四品已上及尚書議之庶無冤濫既而引囚至歧州刺史鄭善果上謂胡演曰善果雖復有罪官品不卑豈可使與諸囚為伍自今三品已上犯罪不須引過聽於朝堂俟進止。出刑志○關內旱飢民多賣子以接衣食詔出御府金帛為贖之歸其父母三月詔以去歲霖雨今茲旱蝗赦天下詔書略曰若使年穀豐稔天下又安移災朕身以存萬國是所願也甘心無吝會所在有雨民大悅。出收要○四月詔以隋末亂離因之饑饉暴骸滿野。暴骸滿野反暴露傷人心目宜令所在官司收瘞。瘞於闕○初突厥突利可汗建牙直幽州之北主東偏奚雷等數十部多叛突厥來降頡利可汗以其失眾責之突利由是怨陰欲叛頡利頡利數徵兵於突利突利不與表請入朝上謂侍臣曰曷者突厥之疆控弦百萬憑陵中夏用是驕恣以失其民今自請入朝非困窮肯如是乎朕聞之且喜且懼何則突厥衰則邊境安矣故喜然朕或失道它日亦將如突厥能無懼乎卿曹宜不惜苦諫以輔朕之不逮也。花曰易曰其亡其亡繫于苞桑書曰戒戒無虞夫戒所以勵善而進德也太宗觀突厥入朝而

夫懼如此其能致○太常少卿祖孝孫以為梁陳之音多吳楚周齊之音多胡夷於是斟酌南北考以古聲作唐雅樂凡八十四調三十一曲十二和詔協律郎張文收與孝孫同修定六月孝孫等奏新樂上曰禮樂者蓋聖人緣物以設教耳治之隆替豈由於此御史大夫杜淹曰齊之將亡作伴侶曲陳之將亡作玉樹後庭花其聲哀思行路聞之皆泣何得言

治之隆替不在樂也。上曰不然。夫樂能感人。故樂者聞之則喜。哀者聞之則悲。悲喜在人心。非由樂也。將亡之政。民必愁苦。故聞樂而悲耳。今二曲具存。朕為公奏之。右丞魏徵曰。古人稱禮云。禮云玉帛云乎哉。樂云樂云。鍾鼓云乎哉。樂誠在人和。不在聲音也。

臣光曰。臣聞垂能自制方圓。

垂或作傾。黃帝時巧人也。

心度曲且然。不

能以教人。其所以教人者。必規矩而已矣。聖人不勉而中。

中竹仲反。又如字。不思而得。然不能以授人。其所以授人者。必禮

樂而已矣。禮者。聖人之所履也。樂者。聖人之所樂也。聖人

履中正而樂。和平又思。與四海共之。百世傳之。於是乎作

禮樂焉。故工人執垂之規。矩而施之。器是亦垂之功已。王

者執五帝三王之禮樂而施之。世是亦五帝三王之治已。

五帝三王其遠世已久。後之人見其禮。知其所履。聞其樂。

知其所樂。炳然若猶存於世焉。此非禮樂之功邪。夫禮樂

有本有末。中和者本也。容聲者末也。二者不可偏廢。先王

守禮樂之本。未嘗須臾去於心。行禮樂之文。未嘗須臾遠

於身。具於閨門。著於朝廷。被於鄉遂。比鄰。達於諸侯。流於

四海。自祭祀軍旅。至於飲食起居。未嘗不在禮樂之中。如

此數十百年。然後治化周浹。鳳凰來儀也。苟無其本。而徒

有其末。一日行之。而百日捨之。求以移風易俗。誠亦難矣。

是以漢武帝置協律。歌天瑞。非不美也。不能免哀痛之詔。

王莽建義和考律呂。非不精也。不能救漸臺之禍。晉武帝

制笛尺。調金石。非不詳也。不能弭平陽之災。梁武帝立四

器。調八音。非不察也。不能免臺城之辱。然則雖韶夏。漢武

之音。韶市招反。舜禹樂名。雁胡。胡具存於世。苟其餘不足以

稱之。曾不能化一夫。况四海乎。是猶執垂之規。矩而無工

與材。坐而待器之成。終不可得也。況齊陳淫昏之主。亡國

之音。變奏於庭。烏能變一世之哀樂乎。而太宗遽云。治之

隆替不由於樂何發言之易而果於非聖人也如此夫禮非威儀之謂也然无威儀則禮不可得而行矣樂非聲音之謂也然無聲音則樂不可得而見矣譬諸山取其一土一石而謂之山則不可然土石皆去山何在哉故曰無本不立無文不行奈何以齊陳之音不驗於今世而謂樂無益於治乱何異賭拳石而輕泰山乎卷其食反石小如拳也必若所言則是五帝三王之作樂皆妄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惜哉

魏徵言
煬帝恃
才而

上謂侍臣曰朕觀隋煬帝集文辭與博亦知是堯舜而非桀紂然行事何其反也魏徵對曰人君雖聖哲猶當虛己以受人故智者獻其謀勇者竭其力煬帝恃其俊才驕矜自用故口誦堯舜之言而身為桀紂之行曾不自知以至覆亡也上曰前事不遠吾屬之師也出鄭公諫錄○畿內有蝗上入苑中見蝗撥數枚撥取也祝之曰民以穀為命而汝食之寧食吾

吞蝗以
救災

發言未
嘗不三
思

上好堯
好周孔
之道

不數
赦

之肺腸幸予欲吞之左右諫曰惡物或成疾上曰朕為民受災何疾之避遂吞之是歲蝗不為災出正觀政要○上曰朕每臨朝欲發一言未嘗不三思息暫反如字恐為民害是以不多言給事中知起居事杜正倫曰臣職在記言陛下之言失臣必書之豈徒有害於今亦恐貽譏於後上悅賜綸二百段出正倫○上曰梁武帝君臣惟談苦空度景之亂百官不能乘馬元帝為周師所圍猶講老子百官戎服以听此深足為戒朕所好者惟堯舜周孔之道以為如鳥有翼如魚有水失之則死不可暫无耳出政要○上謂侍臣曰古語有之赦者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一歲再赦善人喑啞喑於金反啞於雅反不能言也夫養稂莠者害嘉穀稂力當反禾秀不成也赦有罪者賊良民故朕即位以來不欲數赦恐小人恃之輕犯憲章故也出政要○二年九月初令致仕官位在本品之上○上曰比見羣臣屢上表賀祥瑞夫家給人足而无瑞不害為堯舜百姓愁怨而多瑞不

不好往
瑞

出宮
三千人

齊靜
趙元楷
聚飲

祖尚
盧

害為桀紂後魏之世吏焚連理木煮白雉而食之豈足為至

治乎詔自今大瑞聽表聞自外諸瑞申所司而已常有白鵲

構巢於寢殿槐上合歡如腰鼓左右稱賀上曰我嘗笑隋煬

帝好祥瑞瑞在得賢此何足賀命毀其巢縱鵲於野外○天

少兩中書舍人李百藥上言往年雖出宮人切聞太上皇宮

及掖庭掖廷宮人之官有之宮人無用者尚多豈惟虛費衣食

且陰氣鬱積亦足致早上曰婦人幽閉深宮誠為可愍灑掃

之餘灑所賣反又少下亦何所用宜皆出之任求伉儷灑灑反

敵也灑力於是遣尚書左丞戴胃給事中杜正倫於掖庭西

門簡出之前後所出三千餘人出政○突厥寇邊朝臣或請

修古長城發民乘堡鄣鄣之亮反上曰突厥災異相仍頡利

不懼而修德暴虐滋甚骨肉相攻亡在朝夕朕方為公掃清

沙漠安用勞民遠修鄣塞乎○以前司農卿齊靜為夏州都

督靜在司農少卿趙元楷善聚斂靜鄙之對官屬大言曰隋

煬帝奢侈重斂司農非公不可今天子節儉愛民公何所用

哉元楷大慙○上問王珪曰近世為國者益不及前古何也

對曰漢世尚儒術宰相多用經術士故風俗淳厚近世重文

輕儒參以法律此治化之所以益衰也上然之出正觀○十

月交州都督遂安公壽以貪得罪上以瀛州刺史盧祖尚才

兼文武廉平公直徵入朝諭以交阯久不得人須卿鎮撫祖

尚拜謝而出既而悔之辭以舊疾上遣杜如晦等諭旨曰匹

夫猶敦然諾柰何既許朕而復悔之祖尚固辭上大怒曰我

使人不行何以為政命斬於朝堂尋悔之它日與侍臣論齊

文宣帝何如人魏徵對曰文宣狂暴然人與之爭事理屈則

從之有前青州長史魏愷使於梁還除光州長史不肯行楊

遵彥奏之文宣怒召而責之愷曰臣先任大州長史使還有

勞無過更得小州此臣所以不行也文宣顧謂遵彥曰其言

有理卿赦之此其所長也上曰然卿者盧祖尚雖失人臣之

節尚

魏證化
顏苦諫

上匿鵠
懷中

王珪諫
美人

上珪言
帝負臣

跡刺史
名於屏
風

命五品
卒縣令

宰相
廣求賢

義朕殺之亦為大暴。由此言之，不如文宣矣。命復其官，陰徵容貌，不逾中人，而有膽略，善回人主意。每犯顏苦諫，或逢上怒，其徵神色不移。上亦為之霽威。魏子計反，漢書魏相為霽，威嚴注霽，霽，止也。又音限，齊齊嘗謁告上，冢還言於上曰：「人言陛下欲幸南山，外皆嚴裝已畢，而竟不行，何也？」上笑曰：「實有此心，畏卿嗔，故中輟耳。」上嘗得佳鵠，鵠，大鵠也。反，鷲鳥。自臂之，望見徵來，匿懷中，徵奏事故，久不已。鵠竟死，懷中出鄭公。○上嘗問居與侍中王珪語，有美人待側，上拍示珪曰：「此廬江王瑗之姬也。」瑗以謝，反，誅。瑗殺其夫而納之，珪避席曰：「陛下以廬江納之，為是邪？非邪？」上曰：「殺人而取其妻，卿何問是非？」對曰：「昔齊桓公知郭公之所以亡，由善善而不能，用然棄其所言之人，管仲以為無異於郭公。今此美人尚在左右，臣以為聖心是之也。」上悅，即出之，還其親族。出珪本傳。○上使大常少卿祖孝孫教宮人音樂，不稱旨。祖，大常也。反，稱。上責之，温彦博、王珪諫曰：「孝孫雅士，今乃使之教宮人，又從而譴之，臣切以為不可。」上怒曰：「朕真卿等於腹心，當竭忠直以事我，乃附下罔上，為孝孫遊說邪？」彦博拜謝，珪不拜，曰：「陛下責臣以忠直，今臣所言豈私曲邪？此乃陛下負臣，非臣負陛下。」上默然而罷。明日，上謂房玄齡曰：「自古帝王納諫，誠難。朕昨責温彦博、王珪，至今悔之。」公等勿為此不盡言也。出珪本傳。

○上曰：「為朕養民者，唯在都督、刺史。朕常疏其名於屏風。」屏風，陳以記之。屏，蒲。反。三，禮圖。象。黃八尺，畫斧、斧之。屏風，則遺象也。坐卧觀之，得其在官善惡之跡，皆注於名下，以備黜陟。縣令尤為親民，不可不擇。乃命內外五品以上，各舉堪為縣令者，以名聞。上曰：「比有奴告，其主反者，此弊事。夫謀反不能獨為，必與人共之，何患不發？何必使奴告邪？自今有奴告主者，皆勿受，仍斬之。」○二年二月，以房玄齡為左僕射，杜如晦為右僕射，以尚書右丞魏徵守秘書監，參預朝政。出本紀。○三月上，謂房玄齡、杜如晦曰：「公為僕射，當廣求賢人，隨材授任，此宰相之職也。比聞聽受辭。」

房杜類

房杜類

房杜類

房杜類

房杜類

訟日不暇給安能助朕求賢乎因敕尚書細務屬左右丞唯
 大事應奏者乃關僕射玄齡明達吏事輔以文學夙夜盡心
 推恐一物失所用法寬平聞人有善若已有之不以求備取
 人不以己長格物擇格於物而無所容受也與如晦引拔士類常如不及
 至於臺閣規模皆二人所定上每與玄齡謀事必曰非如晦不
 能決及如晦至卒用玄齡之策蓋玄齡善謀如晦能斷故也
 二人深相得同心徇國故唐世稱賢相者推房杜焉玄齡雖
 蒙寵待或以事被譴輒累日詣朝堂稽顙請罪懇息累反解
 恐懼若無所容玄齡監修國史上語之曰比見漢書載子虛
 上林賦浮華無用其上書論事詞理切直者朕從與不從皆
 當載之出本○四月上御太極殿謂侍臣曰中書門下機要
 之司詔敕有不便者皆應論執比來唯睹順從不聞違異若
 但行文書則誰不可為何必擇材也房玄齡等皆頓首謝故
 事凡軍國大事則中書舍人各執所見雜署其名謂之五花

判事中書侍郎中書令省審之給事中黃門侍郎駁正之上

始申明舊制由是鮮有敗事山正觀○荏平人馬周在博州

縣名在社山之平地者武德四年析聊城置太不復省入聊城客遊長安舍於中郎將常何之

家六月以早詔文武官極言得失何武人不學不知所言周

代之陳便宜二十餘條上恠其能以問何對曰此非臣所能

家客馬周為臣具草耳上即召之未至遣使督促者數輩及

謁見與語甚悅令直門下省尋除監察御史奉使稱旨上以

常何為知人賜綸三百匹出周○薛延陀毗伽可汗遣其弟

統特勒入貢突厥頡利可汗大懼始遣使稱臣代州都督張

公謹上言突厥可取之狀有六云云上乃命兵部尚書李靖

為行軍摠管討之以張公謹為副○十一月上遣使至涼州

都督李大亮有佳鷹使者諷大亮使獻之大亮密表曰陛下

久絕畋遊而使者求鷹若陛下之意深乖昔者如其自擅乃

是使非其人癸卯上謂侍臣曰李大亮可謂忠直手詔褒美

遺李勣
擊突厥

策
禦戎上

顏師士
作王會
高

萬紀奏
元齡考
官不平

魏徵諫
秦府左
右特恩

賜以胡餅餅蒲丁反及荀悅漢紀出大傳○遣都督李勣

李靖柴紹薛萬徹為行軍總管眾合十餘萬皆受李靖節度

分道出擊突厥出本紀及○十二月突利可汗入朝上謂侍

臣曰往者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突厥朕常痛心今單

于稽顙單于連反匈奴天子之號漢書曰首義庶幾可雪前恥除

也壬午靺鞨遣使入貢靺鞨音莫曷上曰靺鞨遠來蓋突厥

已服之故也昔人謂禦戎無上策朕今治安中國而四夷自

服豈非上策乎○右僕射杜如晦以疾遜位上許之出本

上問給事中孔穎達曰論語以能問於不能以多問於寡有

若無實若虛何謂也穎達具釋其義以對且曰夫獨匹夫如

是帝王亦然帝王內上以

明夷莅衆若上

情不通取

來朝貢也

以示後作王會圖從之王會周武王時天下太平遠國歸款周

○是歲戶部奏中國人自塞外歸及四夷前後降附者男女

一百二十餘萬口○房玄齡王珪掌內外官考治書侍御史

權萬紀奏其不平上命房君集推之魏徵諫曰玄齡珪皆朝

廷舊學素以忠直為陛下所委所考既多其間能無一二人

不當察其情終非阿私若誰得其事則皆不可信豈得復當

重任且萬紀比來怕在考堂曾無駁正及身不得考乃始陳

論此正欲激陛下之怒非竭誠徇國也使推之得實未足裨

益朝廷若其本虛徒失陛下委任大臣之意臣所愛者治體

非敢苟私二臣上乃釋不問出諫○濮州刺史龐相壽魏博

坐貪汙解任自陳嘗在秦王府上憐之欲聽還舊任魏徵

諫曰秦府左右中外甚多恐人人皆恃恩私是使為善者懼

上欣然納之謂相壽曰我昔為秦王乃一府之主今居大位

乃四海之主不得獨私故人大臣所執如是朕何敢違賜帛

唐太宗

李靖破突厥

遣之相壽流涕而去出諫 ○四年正月李靖帥驍騎三千自

馬邑進屯惡陽嶺夜襲定襄破之突厥頡利可汗不意靖猝

至猝至大驚曰唐不傾國而來靖何敢孤軍至此乃徙

牙於磧口李世勣出雲中與突厥戰於白道大破之二月李

靖破突厥頡利可汗於陰山北戎之地東西千余里草木茂盛多禽獸其地險阻其中漢武克匈奴

嶮險先是頡利既敗竄于鐵山遣執失思力執失思力復姓入見謝

罪請舉國內附身自入朝上遣鴻臚卿唐儉等慰抚之又詔

李靖將兵迎頡利頡利外為卑辭內實猶豫欲俟草青馬肥

亡入漠北靖與李世勣謀曰頡利雖敗其眾猶盛若走渡磧

北保依九姓道阻且遠追之難及今詔使至彼虜必見寬若

選精騎一萬齎二十日糧往襲之不戰可擒矣以其謀告張

公謹公謹曰詔書已許其降使者在彼奈何擊之靖曰此韓

信所以破齊也唐儉輩何足惜遂勒兵夜發世勣繼之軍至

陰山頡利見使者大喜意自安靖使蘇定方帥二百騎為前

鋒乘露而行去牙帳七里虜乃覓之頡利乘千里馬先走虜

四夷請
上為天
可汗

上得佳
物輒思
如

上皇
擄頡利

帛於陰山 ○三月四夷君長詣闕請上為天可汗上曰

我為大唐天子又下行可汗事乎羣臣及四夷皆稱萬歲是

後以璽書賜西北君長皆稱天可汗初頡利政亂蘇尼失所

部獨不携貳突利之來奔也頡利立之為小可汗及頡利敗

走往依之將奔吐谷渾人同道行軍總管任城王道宗引兵

逼之頡利以數騎夜走匿於荒谷行軍副總管張寶相帥眾

奄至俘頡利送京師漠南之地遂空出本 ○蔡成公杜如晦

薨上每得佳物輒思如晦遣使賜其家久之語及如晦必流

涕謂房玄齡曰公與如晦同佐朕今獨見公不見如晦矣出本

○突厥頡利可汗至長安上御順天樓盛陳文物引見詔

館於太僕享廩食之上皇聞擄頡利歎曰漢高祖困白登

晉酒凌
煙閣

羣臣議
如突厥
部落

突厥酋
長布列
朝拜

祖擊匈奴至平城止白登匈奴圍不能報今我子能滅突厥吾託
 之也白登平城旁之地若立陵也付得人復何憂哉上皇召上與貴臣十餘人及諸王妃主置
 酒凌煙閣酒酣上皇自彈琵琶上起舞公卿迭起為壽逮夜
 而罷突厥既亡其部落或北附薛延陀或西奔西域其降唐
 者尚十萬口詔羣臣議區處之宜朝士多言北狄自古為中
 國患今幸而破亡宜悉徙之河南兗豫之間分其種落散居
 州縣教之耕織可以化胡虜為農民永空塞北之地顏師古
 請皆寘之河北分立酋長李百藥以為宜因其離散各即本
 部署為君長國分則弱而易制執敵則難相吞滅各自保全
 必不能抗衡中國仍請於定襄置都護府為其節度竇靜以
 為置之中國有損無益莫若因其破亡之餘假之王侯之號
 妻以宗室之女分其土地析其部落使其權弱執分易為羈
 制溫彥博請准漢建武故事置降匈奴於塞下全其部落順
 其土俗以實空虚之地使為中國扞蔽魏徵以為突厥世為
 寇盜百姓之讎也今幸而破亡陛下以其降附不忍盡殺宜
 縱之使還故土不可留之中國晉初諸胡與民雜居中國郭
 欽江統皆勸武帝驅出塞外以絕亂階武帝不從後二十餘
 年伊洛之間遂為氐裘之域此前事之明鑑也彥博曰王者
 之於萬物天覆地載靡有所遺今突厥窮來歸我奈何棄之
 而不受乎孔子曰有教無類若救其死亡授以生業教之禮
 義數年之後悉為吾民選其酋長使入宿衛畏威懷德何後
 患之有上卒用彥博策突厥降衆東自幽州西至靈州分
 突利所統之地為四州分頡利之地為六州其餘酋長至者
 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
 半出突厥傳及政要論唐有夷狄患太宗所啓范曰先王之制戎
 狄荒服夷不亂華所以辨族類別內外也孔子美齊桓之功曰
 微管仲吾其披髮左衽矣聖人之德我狄如此太宗既滅突厥而
 引諸戎入中國使殊俗醜類與公卿大夫雜處於朝苟欲冠帶
 而為夷也是以唐室世有戎狄之亂豈非太宗之所啓乎詔自
 今訟者有經尚書省判不服聽於東宮上啓委太子裁決若

救李靖之罪

張元素諫修洛陽宮

論竊文不則意察

仍不服然後聞奏。御史大夫蕭瑀劾奏李靖破頡利牙帳，御軍無法，突斫珎物，虜掠俱盡，請付法司推科。上特敕勿劾，及靖入見，上大加責讓，靖頓首謝。久之，乃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有功不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錄公之功，赦公之罪，加靖左光祿大夫，賜絹千匹，未幾，上謂靖曰：「前有人讒公，今朕意已寤，公勿以為懷復，賜絹二千匹。」出靖傳。林邑獻火珠，林邑南蠻國名，漢曰南象，珠林之地在交州南千餘里。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好戰者亡，如隋煬帝，頡利可汗皆耳目所親見也。小國勝之不武，况未可必乎？」語言之，間何足介意。出政要。六月，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張玄素上書諫，以為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昔漢高祖納婁敬之說，自洛陽遷長安，豈非洛陽之地不及關中之形勝邪？景帝用晁錯之言，而七國構禍，陛下今處突厥於中國，突厥之親何如七國？豈得不先為憂，而宮室可遽興，乘輿可輕動哉？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耳。」上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為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絲二百匹。出元素傳。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每臨朝，或至日昃，日景映五品已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饗蘇長反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能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

仍不服然後聞奏。御史大夫蕭瑀劾奏李靖破頡利牙帳，御軍無法，突斫珎物，虜掠俱盡，請付法司推科。上特敕勿劾，及靖入見，上大加責讓，靖頓首謝。久之，乃曰：「隋史萬歲破達頭可汗，有功不賞，以罪致戮，朕則不然。錄公之功，赦公之罪，加靖左光祿大夫，賜絹千匹，未幾，上謂靖曰：「前有人讒公，今朕意已寤，公勿以為懷復，賜絹二千匹。」出靖傳。林邑獻火珠，林邑南蠻國名，漢曰南象，珠林之地在交州南千餘里。有司以其表辭不順，請討之。上曰：「好戰者亡，如隋煬帝，頡利可汗皆耳目所親見也。小國勝之不武，况未可必乎？」語言之，間何足介意。出政要。六月，發卒修洛陽宮，以備巡幸。給事張玄素上書諫，以為洛陽未有巡幸之期，而預修宮室，非今日之急務。昔漢高祖納婁敬之說，自洛陽遷長安，豈非洛陽之地不及關中之形勝邪？景帝用晁錯之言，而七國構禍，陛下今處突厥於中國，突厥之親何如七國？豈得不先為憂，而宮室可遽興，乘輿可輕動哉？陛下初平洛陽，凡隋氏宮室之宏侈者，皆令毀之，曾未十年，復加營繕，何前日惡之，而今日效之也？且以今日財力，何如隋世？陛下役瘡痍之人，襲亡隋之弊，恐又甚於煬帝矣。上謂玄素曰：「卿謂我不如煬帝，何如桀紂？」對曰：「若此役不息，亦同歸于亂耳。」上歎曰：「吾思之不熟，乃至於是。」顧謂房玄齡曰：「朕以洛陽土中朝貢道均，意欲使民故使營之，今玄素所言誠有理，宜即為之罷役。」後日或以事至洛陽，雖露居亦無傷也。仍賜玄素絲二百匹。出元素傳。上問房玄齡，蕭瑀曰：「隋文帝何如主也？」對曰：「文帝勤於為治，每臨朝，或至日昃，日景映五品已上，引坐論事，衛士傳餐而食，饗蘇長反雖性非仁厚，亦勵精之主也。」上曰：「公得其一，未知其二。」文帝不明而喜察，不明則照有不通，喜察則多疑，於物事皆自決，不任羣臣，天下至廣，一日萬機，雖復勞神苦形，豈能一一中理？羣臣既知主意，唯取決受成，雖有愆違，莫能諫爭，此所以二世而亡也。朕則不然，擇

母得阿
蕭得阿

蕭得阿
自天

李本
謀賊給
伊吾

定官品
報飾

李靖為
相以下
能言

李靖為
之刑

魏徵
諫迎
入貢

天下賢才實之百官使思天下之事關白宰相審熟使安然
後聞有功則賞有罪則刑誰敢不竭心力以修職業何憂天
下之不洽乎因敕百司自今詔敕行下有未使者皆應執奏
母得阿從阿於阿反不盡已意出下規○上命蕭瑀

與宰相參議朝政瑀氣剛而辭辯房玄齡等皆不能抗上多
不用其言玄齡魏徵温彦博嘗有微過瑀劾奏之上竟不問

瑀由此怏怏自失遂罷御史大夫為太子少傅不復預聞朝
政○西突厥種落散在伊吾在大磧外南至玉門關八百里漢置伊吾郡詔以涼

州都督李大亮為西北道安撫大使於磧口貯糧來者賧給
使者招慰相望於道大亮上言中國如本根四夷如枝葉疲

中國以奉四夷猶拔本根以益於葉也况河西州縣蕭條突
厥微弱以來始得耕獲今又供億供億居容反意於力反左氏不能供億供給億安也

此役民將不堪不若且罷招慰為便伊吾之地率皆沙磧其
人或自立君長求稱臣內屬者羈縻受之使居塞外為中國

藩蔽此乃施虛惠而收實利也上從之出山傳○八月詔以常
服未有差等自今三品以上服紫四品五品服緋六品七品服綠

八品服青婦人從其夫色論朝服當以正色胡氏曰朝服當以正色上可乎好欲歸于正必則古昔師先王可也○詔以兵部尚書

李靖為右僕射靖性沈厚每與時宰參議恂恂似不能言有恂恂出本傳○思結部落飢貧徙居之代州以張儉檢校代

州都督儉因勸之營田歲大稔儉恐虜畜積多有異志奏請
和糴以充邊儲部落喜營田轉力而邊備實焉出突○上讀

明堂鉞文書云鉞諸深反人五藏之系藏才浪反藏腹也

咸附於背詔曰自今母得背出刑○十二月高昌王麴文
泰入朝西域諸國咸欲因文泰遣使入貢上遣文泰之臣獻

怛紇于想當割反往迎之魏徵諫曰昔光武不聽西域
送侍子置都護以為不以蠻夷勞中國今天下初定前者文

泰之來所過勞費已甚今借使十國入貢其徒旅不城千人

王珪確

魏徵言
亂民易
化

漸死刑
二十九
人

擒頡利
魏徵之
力

邊民荒耗將不勝其弊若聽其商賈往來與邊民交市則可
矣儻以賓客遇之非中國之利也時厭但紇干已行上遽令
止之出諫錄。諸宰相待宴上謂王珪曰卿識鹽精通復善談

論玄齡以下卿宜悉加品藻且自謂與數子何如對曰孜孜
奉國知無不為臣不如玄齡才兼文武出將入相臣不如李

靖敷奏詳明出納惟允臣不如溫彥博處繁治劇衆務畢舉
臣不如戴胄取君不及堯舜以諫諍為已任臣不如魏徵至

於激濁揚清嫉惡好善臣於數子亦有微長上深以為然衆
亦服其確論確克角反言其論堅不可破出本傳。上之初即位也嘗與羣臣

語及教化上曰今承大亂之後恐斯民未易化也魏徵對曰
不然久安之民驕佚驕佚則難教經亂之民愁苦愁苦則易

化譬猶飢者易為食渴者易為飲也上深然之封德彝非之
曰三代以還人漸澆訛澆堅亮反薄也故秦任法律漢雜霸

道蓋欲化而不能豈能之而不欲邪魏徵書生未識時務若
信其虛論必敗國家徵曰五帝三王不易民而化昔黃帝征

蚩尤顓頊誅九黎湯放桀武王伐紂皆能身致太平豈非承
大亂之後邪若謂古人淳樸漸致澆訛則至于今日當悉化

為鬼魅矣人主安得而治之上卒從徵言元年關中飢米斗
直絹一匹二年天下蝗三年大水上勤而撫之民雖東西就

食未嘗嗟死其歲天下大稔流散者咸歸鄉里米斗不過三
四錢終歲斷死刑纔二十九人東至于海南及五嶺皆外戶

不閉行旅不齎糧取給於道路焉出諫錄。上謂長孫無忌
曰貞觀之初上書者皆云人主當獨運威權不可委之臣下

又云宜震耀威武征討四夷唯魏徵勸朕偃武修文中國既
安四夷自服朕用其言今頡利成擒其酋長並帶刀宿衛部

落皆襲衣冠徵之力也但恨不使封德彝見之耳徵再拜謝
曰突厥破滅海內康寧皆陛下威德臣何力焉上曰朕能任

公公能稱所任則其功豈獨在朕乎出諫錄。房玄齡奏閱府

百姓又
安乃朕
甲兵

庫甲兵遠勝隋世。上曰：甲兵武備，誠不可闕。然煬帝甲兵豈
不足邪？卒亡天下。若公等盡力使百姓又安，此乃朕之甲兵
也。出政

考異曰：太宗貞觀元年九月，杜淹參預朝政。實錄云：杜淹署位不
知所謂，署位何也？今從新唐書宰相表。是時宰相無定名，或云參
預朝政，或云參知機務之類。其眾不知其入術否也。如李靖三兩
日一至門下，中書平章政事魏徵朝章國典參議得失之類，則決
不入衙矣。

入註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第六十八

唐紀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中

出僧尼拜父母

貞觀五年正月詔僧尼道士致拜父母出貞觀。有司上言

皇太子冠札

皇太子當冠冠古亂反冠者嘉禮之重謂加元服也。用二月吉請追兵備儀仗上

曰東作方興宜改用十月少傅蕭瑀奏據陰陽書不若二月

上曰吉凶在人若動依陰陽不顧禮義吉可得乎循正而行

自與吉會農時最急不可失也出上觀。隋末中國人多沒

於突厥及突厥降上遣使以金帛贖之五月有司奏凡得男

女八萬口。河南人李好德得心疾妄為妖言詔按其事大

理丞張蘊古奏好德被疾有徵法不當坐治書侍御史權万

紀劾奏蘊古貫在相州好德之兄厚德為其刺史情在阿縱

按事不實上怒命斬之於市既而悔之因詔自今有死罪雖

令即決仍三覆奏乃行刑。權萬紀與侍御史李仁發俱以

告訐有寵於上訐居謂文發。於是諸大臣數被譴怒魏徵諫

曰萬紀等小人不識大體以訐為直以讒為忠陛下非不知

其無堪蓋取其無所避忌欲以警策群臣耳而萬紀等挾恩

依勢逞其姦謀凡所彈射皆非有罪陛下縱未能舉善以厲

俗柰何眩姦以自損乎上默然賜絹五百匹久之萬紀等姦

狀自露皆得罪出方。九月上修仁壽宮更命曰九成宮又

將修洛陽宮民部尚書戴胄表諫以亂離甫定甫始也猶漢書言馬耳謂

近百姓彫弊帑藏空虛若營造不已公私勞費殆不能堪上

嘉之曰戴胄於我非親但以忠直體國知無不言故以官爵

酬之耳久之竟命將作大匠竇璉璉即修洛陽宮璉鑿池築

山彫飾華麗上怒遽命毀之免璉官出胄。初上令群臣議

封建魏徵議以為若封建諸侯則卿大夫咸資俸祿俸房用

也必致厚歛又京畿賦稅不多天子之地千里曰畿所資畿外若盡以

議封建

戴胄諫

有寵

以告訐

有寵

海斬張蘊古

權万紀

以告訐

有寵

有寵

有寵

有寵

有寵

有寵

有寵

有寵

有寵

有寵

有寵

有寵

有寵

有寵

有寵

有寵

有寵

有寵

詔示室
勳賢
鎮藩部

如書獻

死囚五
覆請刑
三覆

戒群臣
受諫

此難以奔赴禮部侍郎李百藥以為運祚修短定命自天堯舜大聖守之而不能固漢魏微賤拒之而不能却今使勳戚子孫皆有民有社易世之後驕淫自恣攻戰相殘害民尤深不若守今之迭居也中書侍郎顏師古以為不若分王宗子勿令過大間以州縣雜錯而屈互相維持使各守其境協力同心足扶京室為置官僚皆省司選用法令之外不得擅作威刑朝貢禮儀具為修式一定此制萬代無虞十一月詔皇家宗室及勳賢之臣宜令作鎮藩部貽厥子孫非有大故無或黜免所司明為條例定等級以聞出唐策論不必如古封建

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蓋自上古以來有之聖人不得而廢也故制其爵位之等為之禮命之數合之以朝覲會同雝之以長帥牧守而後可治也周室既衰併為十二列為六七而封建之禮已素以詠力一天下殘滅方國以為郡縣三代之制不可復矣後世唯知周之長久而不知所以長久者由其德不獨以封建也必欲法上古而封之弱則不足以藩屏強則必至於僭亂此後世封國之弊也且堯舜有天下猶不能私其子不以一人而害天下也况諸侯之後嗣或賢或不肖而必使之繼世乎是以一人而害一代封國後世郡縣時也先王之禮或損或益因時制宜以便其民

順也古之法不可用於今猶今之法不可用於古也後世如有王若作親親而尊賢務德而愛民謹擇守令以治郡縣亦足以致太平而與禮樂矣何必林邑獻五色鸚鵡新羅美女二人魏徵以為不宜受上喜曰林邑鸚鵡猶能自言苦寒思歸其國况二女遠別親戚乎并鸚鵡各付使者而歸魏徵。上謂侍

臣曰朕以死刑至重故令三覆奏蓋欲思之詳孰故也而有司須臾之間三覆已訖又古刑人若為之徹樂減膳徹直列反去也朕庭無常設之樂然常為之不啖酒肉杜覽反但未有著令又有司斷獄唯據律文雖情在可矜而不敢違法其間豈能盡無冤乎丁亥制決死囚者一日中五覆奏下諸州者三覆奏行刑之日尚食勿進酒肉內教坊及太常不舉樂皆令

門下覆視有據法當死而情可矜者錄狀以聞由是全活甚眾其五覆奏者以決前一二日至決日又三覆奏唯犯惡逆者一覆奏而已刑法志。上謂執政曰朕常恐因喜怒妄行

賞罰故欲公等極諫公等亦宜受人諫不可以已之所欲惡

不受康國附

治國如治病

魏徵書上居安思危

上與待臣論治獄

却封禪

魏證以封禪

人違之苟自不能受諫安能諫人出政○康國求內附康國

康國上曰前代帝王好招來絕域以求服遠之名無益於用

而糜弊百姓今康國內附儻有急難於義不得不救師行萬

里豈不疲勞勞百姓以取虛名朕不為也遂不受出政謂侍

臣曰治國如治病病雖愈尤宜將護儻遽自放縱病復作則

不可救矣今中國幸安四夷俱附誠自古所希然朕日慎一

日惟懼不終故欲數聞卿輩諫爭也魏徵曰內外治安臣不

以為喜唯喜陛下居安思危耳出政○上嘗與侍臣論獄魏

徵曰煬帝時嘗有盜發帝令和士澄捕之少涉疑似皆拷訊

取服凡二千餘人帝悉令斬之大理丞張元濟怪其多試尋

其狀內五人嘗為盜餘皆平民竟不敢執奏盡殺之上曰此

豈唯煬帝無道其臣亦不盡忠君臣如此何得不三公等宜

戒之出諫○六年正月文武官復請封禪上曰卿輩皆以封

禪為帝王盛事朕意不然若天下又安家給人足雖不封禪

庸何傷乎昔秦始皇封禪而漢文帝不封禪後世豈以文帝之賢

不及始皇邪且事天掃地而祭何必登太山之巔封數尺之士然

後可以展其誠敬乎群臣猶請之不已上亦欲從之魏徵獨以為

不可上曰公不欲朕封禪者以功未高邪曰高矣德未厚邪曰

厚矣中國未安邪曰安矣四夷未服邪曰服矣年穀未豐邪

曰豐矣符瑞未至邪曰至矣然則何為不可封禪對曰陛下

雖有此六者然承隋末大亂之後戶口未復倉廩尚虛而車

駕東巡千乘萬騎其供頓勞費未易任也且陛下封禪則萬

國咸集遠夷君長皆當扈從自今伊洛以東至于海岱煙火

尚希葺莽極目此乃引戎狄入腹中示之以虛弱也况賞賚

不貲貲即移反未厭遠人之望厭於飽給復連年不償百姓

之勞崇虛名而受實害陛下將焉用之會河南北數州大水

事遂寢出諫錄論後世以天人為二致胡曰自孟子沒其文字不傳

杜王魏並侍左右正日食天變為大不聞其晉訓告晉教誨以

魏忠廉
成宮

馬周諫
上遊暑
九成宮

諫以樂
工受之官
爵

魏徵諫
公主資
送入厚

魏真諫
魏真諫

魏真諫
魏真諫

上哭張
公謹不
避辰日

皆陰分復陽德而群目獻謠後湯上心請於太山明示德意太
口雖不允實欲從之至稱功德高厚中國安四夷服偃然自足豈
以空虛勞費為言若非河南北數州大水亦未必為止也夫大水
者陰氣冷也日食者陽氣微也救之二者君象尤當儆懼而不知
戒焉豈非以天人為二○上將幸九成宮姚思廉諫上曰朕有
致不孝不知道之過故○

上疏以為東宮在宮城之中而大安宮乃在宮城之西制度
比於宸居即帝居也尚為卑小於四方觀聽有所不足宜增修高

大以稱中外之望又太上皇春秋已高陛下宜朝夕視膳膳
戰反善食曰膳視膳謂在
視其寒暑之節然後進也今九成宮去京師三百餘里太上皇

或時思念陛下陛下何以赴之又車駕此行欲以避暑太上
皇尚留暑中而陛下獨處涼處溫清之禮清七正反寒也禮
定其牀任息
京之節也竊所未安今行計已成不可復止願速示返期以

解眾惑又王長通白明達皆樂工韋槃提斛斯正止能調馬
縱使技能出眾斛斯復姓調調習
之也技技藝也止可資之金帛豈得超受官

爵嗚玉曳履與士君子比肩而立此甲履
反並也同坐而食臣竊恥

之上深納之出周
本傳○長樂公主將出降上以公主皇后所生

特愛之敕有司資送倍於永嘉長公主魏徵諫曰昔漢明帝
欲封皇子曰我子豈得與先帝子比皆令半楚淮陽今資送

公主倍於長主得無異於明帝之意乎上然其言入告皇后
后歎曰妾亟聞陛下稱重魏徵不知其故今觀其引禮義以

抑人主之情乃知真社稷之臣也妾與陛下結髮為夫婦曲
承恩禮每言必先依顏色不敢輕犯威嚴况以人臣之踈遠

乃能抗言如是陛下不可不從也因請遣中使齎錢四百緡
貫緡武中一貫十錢綰四百匹以賜徵且語之曰聞公正直乃

今見之故以相當公宜常秉此心勿轉移也上嘗罷朝怒曰
會須殺此田舍翁后問為誰上曰魏徵每廷辱我后退具朝

服立于庭上驚問其故后曰妾聞主明臣直今魏徵直由陛
下之明故也妾敢不賀上乃悅出諫
錄○四月襄州都督鄒襄

公張公謹卒明日上出次發哀有司奏辰日忌哭上曰君之

以覆之
為戒

魏徵諫
慢威媚

唐世南
聖德論

三才作
慶雲樂
舞

敬德爭
班歐王
道宗

於臣猶父子也情發於衷反誠也安避辰日遂哭之謹傳○

宴三品已上於丹霄殿上從容言曰中外又安皆公卿之力

然隋煬帝威加夷夏頡利跨有北荒統葉護雄據西域竟失

射墮之弟代為可汗今皆覆亡此乃朕與公等所親見勿矜疆盛以自

滿也魏徵上宴近臣於丹霄殿長孫無忌曰王珪魏徵昔為

仇讎不謂今日得同此宴上曰徵珪盡心所事故我用之然

徵每諫我不從我與之言輒不應何也魏徵對曰臣以事為

不可故諫若陛下不從而臣應之則事遂施行故不敢應上

曰且應而復諫庸何傷對曰昔舜戒群臣尔無面從退有後

言臣心知其非而口應陛下乃面從也豈稷契事舜之意邪

上大笑曰人言魏徵卒止踈慢我視之更覓媿媚媿亦媚也

亦作正為此耳徵起拜謝曰陛下開臣使言故臣得尽其愚

若陛下拒而不受臣何敢數犯顏乎出本○秘書少監虞世

南上聖德論上賜手詔稱卿論太高朕何敢擬上古但比近

世差勝耳然卿適觀其始未知其終若朕能慎終如始則此

論可傳如或不然恐徒使後世笑卿也○九月己酉幸慶善

宮上生時故宅也因與貴臣宴賦詩起屈即情平呂才被之

管絃命曰功成慶善樂使童子八佾為九功之舞音逸列

列八八六十四人唐功成慶善舞亦以八佾見六十四人冠大宴會與

破陳舞偕奏於庭陳直月反太宗為秦王破劉武周軍中相與

二十八人披銀甲執戟而舞凡三變每同州刺史尉遲敬德預

宴有班在其上者敬德怒曰汝何功坐我上在城王道宗次

其下諭解之敬德奉啟道宗目幾眇反擊也上不懌而罷釋

益反謂敬德曰朕見漢高祖誅滅功臣意常尤之故欲與卿

等共保富貴令子孫不絕然卿居官數犯法乃知韓彭趙臨

趙縶魚反孟呼在反周禮注非高祖之罪也國家綱紀惟賞與

罰非分之恩問反不可數得勉自修飭勸色角反勸無貽後

悔敬德由是始懼而自戢出傳○車駕還京師帝侍上皇於

唐太宗

帝親為
十一皇捧
輿

頡利與
家人對
泣

報陳叔
達讒言

與侍臣
論安危
之本

上戒君
臣相保

才人非
備不可

七德九
功之森

李淳風
請更造
制度

大安宮帝與皇后更獻飲膳及服御之物夜久乃罷帝親為
上皇捧輿至殿門上皇不許命太子代之。突厥頡利可汗
鬱鬱不得志數與家人相對悲泣容貌羸瘠羸力也羸也上

見而憐之以魏州地多麋鹿可以遊獵乃以頡利為魏州刺
史頡利辭不願往以為右衛大將軍。以左光祿大夫陳叔
達為禮部尚書帝謂叔達曰卿武德中有讒言讒言多義反故

以此官相報對曰臣見隋室父子相殘以取亂云當日之言
非為陛下乃社稷之計耳政。帝與侍臣論安危之本中
書令溫彥博曰伏願陛下常如貞觀初則善矣帝曰朕比來

怠於為政乎魏徵曰貞觀之初陛下志在節儉求諫不倦比
來營繕微多諫者頗有忤旨忤五故此其所以異耳帝拊掌
大笑曰誠有是事諫。上謂侍臣曰朕比來決事或不能

皆如律令公輩以為事小不復奏執夫事无不由小以致大
此乃危亡之端也昔閔龍逢忠諫而死朕每痛之煬帝驕暴
而云公輩所親見也公輩常宜為朕思煬帝之云朕常為公

輩念閔龍逢之死何患君臣不相保乎世政。上謂魏徵曰
為官擇人不可造次用一君子則君子皆至用一小人則小
人競進矣對曰然天下未定則專取其才不考其行喪亂既

平則非才行兼備不可用也世。七年正月更名被陳樂
曰七德舞矣已宴三品已上及州牧總長總長兩反於
玄武門奏七德九功之舞蕭瑀上言七德舞形容聖功有所

未盡請為劉武周薛仁果竇建德王世充等擒獲之狀上曰
彼皆一時英雄今朝廷之臣往往背北面事之若觀其故主
屈辱之狀能不傷其心乎瑀謝曰此非臣愚慮所及魏徵欲

上偃武修文每待宴見七德舞輒俛首不視或讀曰并見九
功舞則諦觀之諦丁計反審。二月直太史李淳風奏靈臺

候儀儀儀以推候天也也詳圖一行曰靈臺鐵以候觀兩所
作規制朴畧度刻不均亦道不動如照柱以考月行遲
制度疎畧但有赤道請更造渾天黃道儀許之。去歲

縱囚如
期不至

無忌之
文非私
親

習酒未
史

命于志
牽等諫
太子

段段倫
徵巧工

魏徵諫
借辭色
受諫

上與群
臣如一
弊

遣大臣
分行大

帝親錄繫囚見應死者閔之縱使歸家期以來秋來就死仍
 勅天下死囚皆縱遣至期來詣京師至是九月去歲所縱天
 下死囚凡三百九十人無人督帥皆如期自詣朝堂無一人
 亡匿者上皆赦之。十一月以開府儀同三司長孫無忌為
 司空無忌固辭曰臣忝預外戚恐天下謂陛下為私上不許
 曰吾為官擇人惟才是與苟或不才雖親不用襄邑王神符
 是也如其有才雖離不棄魏徵等是也今日之舉非私親也
 無忌傳。十二月帝從上皇置酒故漢未央宮上皇命突厥頡
 利可汗起舞又命南蠻酋長馮智戴詠詩既而笑曰胡越一
 家自古未有也帝奉觴上壽曰今四夷入臣皆陛下教誨非
 臣智力所及昔漢高帝亦從太上皇置酒此宮妄自矜大臣
 所不取也上皇大悅殿上皆呼萬歲。帝謂左庶子于志寧
 右庶子杜正倫曰朕年十八猶在民間民之疾苦情偽無不
 知之及居大位區處世務猶有差失况太子生長深宮百姓
 艱難耳目所未涉能無驕逸乎卿等不可不極諫太子好嬉
 戲頗虧禮法志寧與左庶子孔穎達數直諫上聞而嘉之各
 賜金一斤帛五百疋。田政。工部侍郎段綸奏徵巧工楊思濟
 上令試之綸使先造傀儡魏。楊思濟苦。楊思濟反。楊思濟木。楊思濟偶。楊思濟戲也。上曰得巧工庶供
 國事卿令先造戲具豈百工相戒無依淫巧之意邪乃削綸
 階。上問魏徵曰羣臣上書可采及召對多失次何也對曰
 臣觀百司奏常事數日思之及至上前三分不能道一况諫
 者佛意觸忌佛。佛符。非陛下借之辭色豈敢盡其情哉上由是
 接羣臣辭色愈溫嘗曰煬帝多猜已臨朝對群臣多不語朕
 則不然與羣臣相親如一弊耳。田諫。八年正月上欲分遣
 大臣為諸道黜陟大使未得其人李靖薦魏徵上曰徵箴規
 朕失不可一日離左右乃命靖與太常卿蕭瑀等凡十三人
 分行天下察長吏賢不肖問民間病苦禮高年賑窮之惡善
 良起滯淹俾使者所至如朕親觀。吐谷渾可汗伏允數犯

李靖平吐谷渾

吐蕃諸酋入貢

魏徵諫帝聘鄭仁基女

魏徵諫帝聘鄭仁基女

高季輔言外官不貪在優給

邊又執唐使者趙德楷上遣使諭之十返伏乞終無悛心

也十一月下詔大舉討吐谷渾上欲得李靖為將為其老

重勞之靖聞之請行上大悅十二月以靖為西海道行軍大

摠管節度諸軍侯君集高甌生等并夷厥契苾之眾擊之明

年靖遂平吐谷渾詔復其國以慕容順為甘且可汗○吐蕃

贊普弃宗弄讚遣使入貢仍請昏吐蕃在吐谷渾西南近出

浸彊蠶食唐祖言反言漸吞亡國土宇廣大勝兵數十萬然未

嘗通中國其王稱贊普俗不言姓王族皆曰尚弃宗弄讚有

勇略四隣畏之上遣使往慰撫之○帝聘隋通事舍人鄭仁

基女為充華華胡瓜反婦官詔已行冊使將發魏徵聞其嘗許嫁士

人陸爽遂上表諫帝聞之大驚手詔深自克責命停冊使房

元齡等奏稱許嫁陸氏無顯狀大禮既行不可中止爽亦表

言初無昏姻之議帝謂徵曰羣臣或容希合爽亦自陳何也

對曰彼以陛下為外雖捨之或陰加罪譴故不得不然帝笑

曰外人意或當如是朕之言未能使人必信如此邪○中牟

丞皇甫德參上言修洛陽宮勞人收地租厚斂俗好高髻謂

謂反東髮也後漢城中好高髻四方高一丈蓋宮中所化上怒謂房元齡等曰德

參欲國家不役一人不收斗租宮人皆無髮乃可其意邪欲

治其謗訕之罪魏徵諫曰賈誼當漢文時上書云可為痛哭

者一可為流涕者二自古上書不激切不能動人主之心所

謂狂夫之言聖人擇焉唯陛下裁察上曰朕罪斯人則誰復

敢言乃賜絹二十匹他日徵奏言陛下近日不好直言雖勉

強含容非曩時之豁如謂胡活反豁然開大之貌上乃更加優賜拜監察御

史世出證中書舍人高季輔上言外官卑品猶未得祿飢寒

切身難保清白今倉廩浸實宜量加優給然後可責以不貪

嚴設科禁又密王元曉等皆陛下之弟比見帝子拜諸叔叔

皆答拜紊亂昭穆昭前招反父為昭子為穆昭明也穆欽也宜訓之以禮書奏上喜

○九年正月詔民貲分三等未盡其詳宜分九等○上謂

論齊周
二主優劣

上皇崩
詔太子
平決庶
政

禮官詳
議迂附

高甌生
以誣李
靖徙邊

顏師古
議郡國
立廟非
禮

蕭瑀村
稷之臣

魏徵曰齊後主周天元皆重斂百姓厚自奉養力竭而三譬
如饒人自噉其肉饒相成肉盡而斃斃頓何其愚也然二主
孰為優劣對曰齊後主懦弱政出多門周天元驕暴威福在
己雖同為亡國齊主尤劣也出諫○四月庚子上皇崩群臣
請上準遺詔視軍國大事上不許詔太子承乾於東宮平決

庶政六月己丑群臣復請聽政上不許之其細務仍委太子
太子頗能聽斷是後上每出行幸常令居守監國並出○詔
國初草創宗廟之制未備今將遷祔宜令禮官詳議諫議大
夫朱子奢請立三昭三穆而虛太祖之位於是增修太廟祔

弘農府君及高祖并舊神主四為六室房玄齡等議以涼武
昭王為始祖左庶子于志寧議以為武昭非王業所因不可為
始祖上從之出禮○李靖之擊吐谷渾也岷州都督高甌生後
軍期李靖按之甌生恨靖誣告靖謀反按驗無狀甌生坐減
死徙邊或言甌生秦府功臣寬其罪上曰甌生違李靖節度

又誣其反此而可寬法將安施且國家自起晉陽功臣多矣
若甌生獲免則人人犯法安可復禁乎我於舊勳未嘗忘也
為此不敢赦耳靖自是闔門杜絕賓客雖親戚不得妄見也
出政○詔議於太原立高祖廟祕書監顏師古議以為寢廟
應在京師漢世郡國立廟非禮乃止○以光祿大夫蕭瑀為

特進復令參預政事上曰武德六年以後高祖有廢立之心
而未定我不為兄弟所容實有功高不賞之惧斯人也不可
以利誘不可以死脅真社稷臣也因賜瑀詩曰疾風知勁草
版蕩識誠臣又謂瑀曰卿之忠直古人不過然善惡大明亦

有時而失瑀再拜謝魏徵曰瑀違眾孤立唯陛下知其忠勁
擲不遇聖明求免難矣出魏本傳論帝能知臣范曰太宗以蕭
且太子在而私於潘王者明君之所甚惡也或誘以利或脅以死
而從之者不亦多乎惟瑀介然自立有墮無貳太宗所以知其臨
取於人豈不得忠正之上乎○十年正月上始親聽政○長孫
皇后性仁孝儉素好讀書嘗與上從容商略古事因而獻替

長孫皇后

裨益弘多裨實彌反補也上或以非罪譴怒宮人后亦陽怒請自推

鞠因命囚繫侯上怒息徐為申理由是宮壺之中壺苦本反刑無枉濫太子乳母嘗白后以東宮器用少請奏益之后曰

為太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揚何患無器用邪后素有氣疾其太子言於后曰醫藥備盡而疾不瘳請奏赦罪人度人入道

庶獲冥福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若為善有福則吾不為惡如其不然妄求何益及疾篤與上訣時房玄齡以謹歸

第后言於上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竒謀秘計未嘗宣泄苟無大故願勿棄之妾之本宗因緣葭莩葭莩牙反葭音薄者喻附君也以致祿位欲使其子孫保全慎勿處之權

要妾生無益於人不可以死害人願勿以丘壟勞費天下仍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徭役止遊畋妾雖

沒於九泉誠無所恨崩于立政殿后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為女則三十卷及崩宮司奏之上覽之悲慟以示近臣曰呈

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為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乃召房玄齡

使復其位出后本傳○上謂群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許人細事自今復有為是者朕當以讒人

罪之○葬文德皇后於昭陵將軍段志玄宇文士及分統士眾出肅章門帝夜使宮官至二人所士及開營內之志玄閉

門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敕志玄曰夜中不辨真偽竟留使者至明帝聞而歎曰真將軍也出志玄傳○上念

后不已乃於苑中作層觀觀工也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眊莫報反上指示之徵

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高祖葬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為之毀觀出徵本傳○朱俱波甘棠遣使入貢朱俱波在葱嶺之北

去瓜州二千八百里甘棠在大海南上曰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然朕不能無懼昔秦始皇威振胡越二世而亡惟諸公匡

長孫皇后

裨益弘多裨實彌反補也上或以非罪譴怒宮人后亦陽怒請自推

鞠因命囚繫侯上怒息徐為申理由是宮壺之中壺苦本反刑無枉濫太子乳母嘗白后以東宮器用少請奏益之后曰

為太子患在德不立名不揚何患無器用邪后素有氣疾其太子言於后曰醫藥備盡而疾不瘳請奏赦罪人度人入道

庶獲冥福后曰死生有命非智力所移若為善有福則吾不為惡如其不然妄求何益及疾篤與上訣時房玄齡以謹歸

第后言於上曰玄齡事陛下久小心慎密竒謀秘計未嘗宣泄苟無大故願勿棄之妾之本宗因緣葭莩葭莩牙反葭音薄者喻附君也以致祿位欲使其子孫保全慎勿處之權

要妾生無益於人不可以死害人願勿以丘壟勞費天下仍願陛下親君子遠小人納忠諫屏讒慝省徭役止遊畋妾雖

沒於九泉誠無所恨崩于立政殿后嘗采自古婦人得失事為女則三十卷及崩宮司奏之上覽之悲慟以示近臣曰呈

后此書足以垂範百世朕非不知天命而為無益之悲但入宮不復聞規諫之言失一良佐故不能忘懷耳乃召房玄齡

使復其位出后本傳○上謂群臣曰朕開直言之路以利國也而比來上封事者多許人細事自今復有為是者朕當以讒人

罪之○葬文德皇后於昭陵將軍段志玄宇文士及分統士眾出肅章門帝夜使宮官至二人所士及開營內之志玄閉

門不納曰軍門不可夜開使者曰此有手敕志玄曰夜中不辨真偽竟留使者至明帝聞而歎曰真將軍也出志玄傳○上念

后不已乃於苑中作層觀觀工也以望昭陵嘗引魏徵同登使視之徵熟視之曰臣昏眊不能見眊莫報反上指示之徵

曰臣以為陛下望獻陵高祖葬陵若昭陵則臣固見之矣上泣為之毀觀出徵本傳○朱俱波甘棠遣使入貢朱俱波在葱嶺之北

去瓜州二千八百里甘棠在大海南上曰中國既安四夷自服然朕不能無懼昔秦始皇威振胡越二世而亡惟諸公匡

皇后著
十卷

戒上書
許人細
事

段志玄
真將軍

魏徵
上望昭
陵

朱俱波
甘棠
貢

帝責公卿輕魏王

聖到之語不得

法令不可數變

責權方絕不遊賢

置府兵

魏徵諫作飛仙宮

其不逮耳。魏王尉有寵於上。或言三品以上多輕魏王。上怒。引三品以上作色讓之曰。隋文帝時一品以下皆為諸王所頓躓。頓躓反踏也彼豈非天子兒邪。朕但不聽諸子縱橫耳。縱橫而恣橫也聞三品以上皆輕之。我若縱之。豈不能折辱公輩乎。房玄齡等皆惶懼流汗拜謝。魏徵獨正色曰。臣竊計當今群臣必無敢輕魏王者。在禮臣子一也。春秋王人雖微。序於諸侯之上。三品以上皆公卿。陛下所尊禮。若紀綱大壞。固所不論。聖明在上。魏王必無頓辱群臣之理。隋文帝驕其諸子。使多行無禮。卒皆夷滅。又何足法乎。上悅曰。理到之語。不得不服。朕以私愛忘公義。鄙者之忿。自謂不疑。及聞徵言。方知理屈。人主發言。何得容易乎。魏諫。上曰。法令不可數變。數變則煩。官長不能盡記。又前後差違。吏得以為姦。自令變法。皆宜詳慎而行之。治書侍御史權萬紀上言。旨饒二州銀大發。采之歲可得數百萬緡。上曰。朕貴為天子。所乏者非財也。但恨無嘉言。可以利民耳。與其多得數百萬緡。何如得一賢才。卿未嘗進一賢。退一不肖。而專言稅銀之利。昔堯舜抵璧於山。投珠於谷。漢之相靈。乃聚錢為私藏。藏才卿欲以相靈後。我耶。是日黜萬紀。使還家。出萬紀傳。是歲更命統軍為折衝都尉。別將為果毅都尉。凡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而關內二百六十一。皆隸諸衛。及東宮。六率。凡上府兵千二百人。中府千人。下府八百人。二百人為團。團有校尉五十人。為隊。隊有正十人。為火。火有長。每人兵甲糧裝各有數。皆自備。輸之庫。有征行。則給之。年二十為兵。六十而免。其能騎射者。為越騎。其餘為步兵。每歲季冬。折衝都尉帥其屬教戰。當給馬者。官予其直。市之。凡當宿衛者。番上。兵部以遠近給番。遠踈近數。皆一月而更。魏兵。十一年。止。月上作飛仙宮。魏徵上疏。以為煬帝恃其富強。不虞後患。窮奢極欲。使百姓困窮。以至身死人手。社稷為墟。墟在墟陛下撥亂反正。宜思隋之所以

身死人手。社稷為墟。墟在墟陛下撥亂反正。宜思隋之所以

房元齡
定律令

失出失
入之罪

失出失
入之罪

魏徵諫
以備結
謹官吏

上以隋
煬帝為

王拜以
師道自

失我之所以得撤其峻宇安於卑宮若因其基而增廣龍襲舊

而加飾此則以亂易亂殃咎必至難得易失可不念哉王本

房元齡等先受詔定律令以為舊法兄弟與居蔭不相及而

謀反連坐皆死祖孫有蔭而止應配流據禮論情深為未愜

死刑除其大半天下稱賴焉元齡等定律五百條立刑名二

十等比隋律減大辟九十二條減流入徒者七十一條凡削

繁去重變重為輕者不可勝紀又定令一千五百九十一條

又定枷杻鉗鎖鐵杖答皆有長短廣狹之制自張

蘊古之死法官以失出罪為戒時有失入者又不加罪上嘗

問大理卿劉德威曰近日刑網稍密何也對曰此在主上不

在群臣人主好寬則寬好急則急律文失入減三等失出減五

等今失入二辜失出更獲大罪是以吏各自免競就深文非

有教使之然畏罪故耳陛下儻一斷以律則此風立變矣上

悅從之由是斷獄平允武德舊制釋奠於太學

禮丁釋菜奠幣所以周公為先聖孔子配饗配饗

齋等建議停祭周公以孔子為先聖顏回配饗樂志

顯仁宮官吏以闕儲待有被譴者魏徵諫曰陛

下以儲待譴官吏臣恐承風相扇異日民不聊生聊賴也言

以殆非行幸之本意也昔煬帝諷郡縣獻食視其豐儉以為

賞罰故海內叛之此陛下所親見奈何欲効之乎上驚曰非

公不聞此言因謂長孫無忌等曰朕昔過此買飯而食儉舍

而宿禮即就今供頓如此豈得猶嫌不足乎本三月上

宴洛陽宮西苑泛積翠池顧謂侍臣曰煬帝作此宮苑結怨

於民今悉為我有正由宇文述虞世基裴蘊之徒內為諂諛

外蔽聰明故也可不戒哉以禮部尚書王珪為魏王泰師

上謂泰曰汝事珪當如事我泰見珪輒先拜珪亦以師道自

居珪子敬直尚南平公主先是公主下嫁皆不以婦禮事舅

公手行
婦禮法

魏徵上
十思疏

魏徵上
取鑒於
隋

溫彥博
憂國精
神耗竭

諸王任
刺史之
孫世襲

魏徵上
信未及誠

姑珪曰。今主上欽明動循禮法。吾受公主謁見。豈為身榮。所以成國家之美耳。乃与其妻就席坐。令公主執笄。禮記。及笄也。行盥饋之禮。禮記。古。班反。左氏傳。奉匭。伏盥饋。巨。反。易。家人。在中饋。言婦人職乎中饋。巽。順。而巳。是後公主始行婦禮。自珪始也。禮記。魏徵上疏。以為人主善始者多。克終者寡。豈取之易而守之難乎。蓋以殷憂則竭誠。以盡下。安逸則驕恣而輕物。盡下則胡越同心。輕物則六親離德。雖震之威怒。亦皆貌從而心不服。故也。人主誠能見可欲則思知足。將與繕則思知止。處高危則思謙降。臨兩盈則思挹損。禮記。一。勦作。遇逸樂則思搏節。禮記。君子。恭謹。搏節。搏。節。也。在宴安則思後患。防雍蔽則思延納。疾讒邪則思正己。行爵賞則思因喜而僭。施刑罰則思因怒而濫。兼是十思而選賢任能。固可以無為而治。又何必勞神苦躰。以代百司之任哉。五月。魏徵上疏。以為陛下欲善之志。不及於昔時。聞過必改。少虧於曩日。譴罰積多。威怒微厲。乃知貴不期驕。富不期侈。非虛言也。且以隋之府庫。倉廩。戶口。甲兵之盛。考之今日。安得擬倫。然隋以富彊動之。而危我。以寡弱靜之。而安。安危之理。皎然在目。昔隋之未亂也。自謂必无亂。其未亡也。自謂必無亡。故賦役無窮。征伐不息。以至禍將及身。而尚未之寤也。夫鑒形莫如止水。鑒敗莫如亡國。伏願取鑒於隋。去奢從約。親忠遠佞。以當今之無事。行疇昔之恭儉。則尽善尽美。固无得而称焉。夫取之實難。守之甚易。陛下能得其所難。豈不能保其所易乎。右僕射溫彥博。薨。彥博父掌機務。知无不為。上謂侍臣曰。彥博以憂國之故。精神耗竭。我見其不逮已二年矣。恨不縱其安逸。竟夭天年。詔荊州都督荆王元景等二十一人為刺。任刺史。咸令子孫世襲。文以功臣長孫元忌等十四人為刺。史亦令世襲。非有大故。无得黜免。魏徵上疏。以為文子曰。同言而信。信在言前。同令而行。誠在令外。自王道休明。十有餘年。然而德化未洽者。由待下之情未盡。誠信故也。今立政

以魏徵
疏比弦
章

魏徵謂
封事常
恣其所
言

馬周諫
警筆

致治必委之君子。事有得失，或訪之小人。其待君子也敬而
踈，遇小人也輕而狎。狎則言無不盡，踈則情不上通。夫中智
之人，豈無小慧？然才非經國慮不及遠，雖竭力盡誠，猶未免
有敗。况內懷姦，究其禍豈不深乎？夫雖君子不能無小過，苟
不害於正道，斯可畧矣。既謂之君子，而復疑其不信，何異立
直木而疑其影之曲乎？陛下誠能慎選君子，以禮信用之，何
憂不治？不然，危亡之期未可保也。上賜手詔褒美，曰：昔晉武
帝平吳之後，志意驕怠，何曾位極台司，不能直諫，乃私語子
孫，自矜明智，此不忠之大者。得公之諫，朕知過矣。當置之几
案，以比弦韋。魏明田反，韓子西門豹性急，佩韋以自急也。七月大
雨，洛水溢入洛陽宮，壞官寺。壞古曠反。民至溺死者六千餘
人。詔洛陽宮為水所毀者，少加修繕。纔令可居，自外叢材給
城中壞廬舍者，令百官各上封事。極言朕過，發明德宮及飛
仙宮之玄圃院，給遭水者。八月，上謂侍臣曰：上封事者皆言

朕遊獵太頻，今天下無事，武備不可忘。朕時與左右獵，於死
無一事，煩民夫亦何傷？魏徵曰：先王惟恐不聞其過，陛下既
使之上封事，止得恣其陳述，苟其言可取，固有益於國。若其
无取，亦无所損。上曰：公言是也。皆勞而遣之。並出徵本。侍御
史馬周上疏以為三代及漢歷年多者八百，少者不減四百。
良以恩結人心，人不能忘故也。自是以降，多者六十年，少者
纔二十餘年，皆无恩於人。本根不固故也。陛下當隆禹湯文
武之業，為子孫立萬代之基，豈得但恃當年而已？今之戶口
不及隋之什一，而給役者兄去弟還，道路相繼。陛下雖加恩
詔使之裁損，然營繕不休，民安得息？故有司徒行文書，曾無
事實。昔漢之文景恭儉，養民武帝承其豐富，之資故能窮奢
極欲，而不至於亂。嬴使高祖之後，即傳武帝。漢室安得久存
乎？又京師及四方所造乘輿器用，天子法駕六馬，如也。蔡邕獨
斷曰：天子至尊，不敢陳請言
之故，託於乘輿也。及諸王妃主服飾，議者皆不以為儉。夫昧目不顯

不可使
後笑今
如笑
帝

諸帝
以息人

寵遇
王過厚

重內官
輕州縣
之選

蘇莫佩及昧日一不顯謂於昧日未明之間已後世猶怠陛下少

大明其德示勤也書味爽不显坐以待旦

居民間知民疾苦尚復如此况皇太子生長深宮不更外事

萬歲之後固聖慮所當憂也臣觀自古以來百姓愁怨聚為

盜賊其國未有不亡者人主雖欲追改不能復全故當修於可

修之時不可悔之於既失之後也蓋幽厲嘗笑桀紂矣煬帝

亦笑周齊矣不可使後之笑今如今之笑煬帝也貞觀之初

天下飢歉糶苦饑反斗米直匹絹而百姓不怨者知陛下憂

念不忘故也今比年豐穰後如羊及詩自天匹絹得粟十餘斛

而百姓怨咨者知陛下不復念之多營不急之務故也自古

以來國之興亡不以畜積多少在於百姓苦樂且以近事驗

之隋貯洛口倉而李密因之東都積布帛而世充資之西京

府庫亦為國家之用至今未盡夫畜積固不可無要當人有

餘力然後收之不可強斂以資寇敵也夫儉以息人陛下已

於貞觀之初親所獲行在於今日為之固不難也陛下必欲

為長久之謀不必遠求上古但如貞觀之初則天下幸其陛

下寵遇諸王頗有過厚者萬代之後不可不深思也且魏武

帝愛陳思王及文帝即位囚禁諸王但無縲紲耳縲論道反

論語注云縲黑索紲然則武帝愛之適所以苦之也又百姓

所以治安唯在刺史縣令苟選用得人則陛下可以端拱無

為今朝廷惟重內官而輕州縣之選刺史多用武人或京官

不稱職始補外任邊遠之處用人更輕所以百姓未安殆由

於此疏奏上稱善久之謂侍臣曰刺史朕當自選縣令宜詔

京官五品以上各宰一人出周本傳論馬周所言事最帝大病

而巳其要曰陛下當隆高陽文武之業豈得但持當年而已此最

太宗之大病也豈特太宗凡三代已後得天下者皆然莫知治盡

先甲後甲之義前弊未及革而後患已生矣故雖謂武帝內多然

而外施仁義太宗雖御不為稱營造不為少窮兵黷武以收遠器

在位十餘年矣年豐食足而百姓怨咨馬周言之帝未改也豈非

經濟之術已彈无所可為乎刺史至多人君安能備識人才委大

臣謹幸可也縣令卑而尤衆近民尤甚尤不可不擇必欲得人使

為縣有政績幸其所以知一人可也展轉求之則千百賢亦可使

矣而必使京官以上宰之人各有才其用不同則

識趣各異京官五品以上安能皆得縣令之才乎

十月詔勳戚

唐漢練
田獵

罪推方
紀不能
止吳王
獵

王珪魏
徵言三
品為王
降乘非
禮

高士廉
華際氏
族志

云者皆陪葬山陵。○上獵於洛陽苑有群豕突出林中上引
 弓四發豕四豕豕豕豕計有豕突前及馬銜豕豕豕民部尚
 書唐儉投馬搏之豕豕豕上拔劍斬豕顧笑曰天策長史不
 見上將擊賊邪何俱之甚對曰漢祖以馬上得之不以馬上
 治之陛下以神武定四方豈復逞雄心於一獸上悅為之罷
 獵尋加光祿大夫出後○安州都督吳王恪數出畋獵頗損
 居人侍御史柳範奏彈之恪坐免官削戶三百上曰長史權
 萬紀事吾兒不能匡正罪當死柳範曰房玄齡事陛下猶不
 能止畋獵豈得獨罪萬紀上大怒拂衣而入久之獨引範謂曰
 何面折我對曰陛下仁明臣不敢不盡愚直上悅出範○故
 荆州都督武士彠護爵女年十四上聞其美召入後宮為才
 人。十二年正月禮部尚書王珪奏三品已上遇親王於路
 皆降乘非禮上曰卿輩苟自宗貴輕我諸子特進魏徵曰諸
 王位次三公今三品皆九卿漢以太常光祿勳為九卿後
 魏以來卿名重仍舊而所八座漢光武分尚書為六曹并為王
 降乘誠非所宜當上曰人生壽夭難期萬一太子不幸安知
 諸王他日不為公輩之主何得輕之對曰自周以來皆子孫
 相繼不立兄弟所以絕庶孽之窺窺窺也塞禍亂之源
 本此為國者所深戒也上乃從珪奏出魏錄○吏部尚書高
 士廉黃門侍郎韋挺禮部侍郎令狐德棻今盧下反中書
 侍郎岑文本撰氏族志成上之先是山東人士崔盧李鄭諸
 族好自矜地望雖累葉陵夷苟他族欲與為婚姻必多責財
 幣或捨其鄉里而妄稱名族或兄弟齊列而更以妻族相陵
 上惡之命士廉等徧責天下譜牒譜牒也質諸史籍考其真
 偽辨其昭穆第其甲乙褒進忠良貶退姦逆分為九等士廉
 等以黃門侍郎薛稷為第一上曰漢高祖與蕭曹樊灌皆
 起閭閻布衣卿輩至今推仰以為英賢豈在世祿乎高氏徧
 據山東梁陳僻在江南雖有人物蓋何足言况其子孫才行

門也

以今朝
品秩定
而下

皆退賞
竟君集

鄭世隆
諸集

魏徵言
從政不
速正觀

專使
諫

從而從
諫

勉而從
諫

衰薄官爵陵替而猶印然五高也以門地自負販粥南松檟也

今三品以上或以德行或以勲勞或以文學致位貴顯彼衰

世舊門誠何足慕而求與為昏雖多輸金帛猶為彼所復蹇

我不知其解何也今欲整正訛謬捨名取實而卿曹猶以崔

民幹為第一是輕我官爵而徇流俗之情也乃更命判定專

以今朝品秩為高下於是以皇族為首外戚次之降崔民幹

為第三凡二百九十三姓千六百五十一家頒於天下世高

○二月詔曰隋故鷹擊郎將堯君素雖桀犬吠堯有乖倒

戈之志邇都酷反射之衆服周仁政无而疾風勁草實表歲寒

之心可贈蒲州刺史仍訪其子孫以聞○三月著作佐郎鄧

世隆表請集上文章上曰朕之辭今有益於民者史皆書之

足為不朽若其無益集之何用梁武帝父子陳後主隋煬帝

並有文集行于世何救其二云為人主患无德政文章何為遂
不許黜政 ○皇孫生宴五品以上於東宮上曰貞觀之前從
朕經營天下玄齡之功也貞觀以來編愆糾繆魏徵
之功也皆賜之佩刀上謂徵曰朕政事何如往年對曰威德
所加比貞觀之初則遠矣人悅服則不逮也上曰遠方畏威
慕德故來服若其不逮何以致之對曰陛下往以未治為憂
故德義日新今以既治為安故不逮上曰今所為猶往年也
何以異對曰陛下貞觀之初恐人不諫常道導之使言中間悅
而從之今則不然雖勉從之猶有難色所以異也上曰其事
可聞欵對曰陛下昔欲殺元律師孫伏伽以為法不當死陛
下賜以蘭陵公主園直百萬或云賞太厚陛下云朕即位以
來未有諫者故賞之此導之使言也司戶柳雄妄訴隋資陛
下欲誅之納戴胄之諫而止是悅而從之也近皇甫德參上
書諫修洛陽宮陛下恚之慙於避雖以臣言而罷勉從之也
上曰非公不能及此人苦不自知耳本傳○五月弘文館學

唐書卷一百一十九

虞世南

士虞世南卒上哭之慟世南外和柔而內忠直上嘗稱世南有五絕一德行二忠直三博學四文辭五書翰世出南本傳○初

侯君集

上遣使者馮德遐撫慰吐蕃吐蕃遣使隨德遐入朝多齎金寶奉表求婚上未之許遂帥眾二十餘萬進攻松州上命侯

君集

君集執失思力牛進達劉簡替步騎五萬擊之九月敗吐蕃於松州城下斬首千餘級吐蕃懼引兵退遣使謝罪因復請

論創業

婚上許之○上問侍臣帝王創業與守成孰難房玄齡曰草昧之初與羣雄並起角力而後臣之創業難矣魏徵曰自古

帝王

帝王莫不得於艱難失之於安逸守成難矣上曰玄齡與吾共取天下出百死得一生故知創業之難徵與吾共安天下

常恐

常恐驕奢生於富貴禍亂生於所忽故知守成之難然創業之難既已往矣守成之難方當與諸公慎之玄齡等拜曰陛下及此言四海之福也世出玄○十一月初置左右屯營飛騎

於玄武門

於玄武門以諸將軍領之又簡飛騎才力驍健善騎射者號百騎衣五色袍乘駿馬以虎皮為鞮鞮則前反馬鞮具凡遊幸則從焉○以給事中馬周為中書舍人周有機辯中書侍郎岑文本常稱馬君論事援引事類揚摧古今舉要刪煩會文切理

一字

一字不可增亦不可減聽之靡靡令人忘倦世出周○霍王元軌好讀書恭謹自守舉措不妄為徐州刺史與處士劉玄平為布衣交人問玄平王所長玄平曰無長問者怪之玄平曰

夫人

夫人有所短乃見所長至於霍王無所短吾何以稱其長哉世出元○十三年正月加左僕射房玄齡太子太師玄齡自以居端揆十五年世出巨癸反僕射參摠百揆又男遺愛尚上女

高陽公主

高陽公主女為韓王妃深畏盈滿上表請解機務上不許太子欲拜玄齡設儀衛待之玄齡不敢謁見而歸時人美其有讓玄齡以度支繫天下利害世出度從各反戶部屬官掌天下租賦物產歲計所出而調之嘗

有闕

有闕求其人未得乃自領之世出本○禮部尚書王珪薨球性寬裕自奉養甚薄於金三品已上皆立家廟珪通貴已久獨

元齡

元齡請解機務

元齡

元齡自領度支

王珪

王珪不立家廟

寬裕

寬裕自奉養甚薄於金三品已上皆立家廟珪通貴已久獨

元齡

元齡請解機務

元齡

元齡自領度支

王珪

王珪不立家廟

寬裕

寬裕自奉養甚薄於金三品已上皆立家廟珪通貴已久獨

聖疑敬
德反

敬德不
易妻

後宮請
進意不
一

于志寧
馬周諫
龍封

長孫元
忌不願
之國

封世
封世

祭於寢為法司所劾上不問命有司為之立廟以愧之。二月以尉遲敬德為鄜州都督無反上嘗謂敬德曰人或言卿反何也對曰臣反是實臣從陛下征伐四方身經百戰今之存者皆鋒鏑之餘也舖丁歷反前天下已定乃更疑臣反乎因解衣投地出其癢瘻癢浦官反癢痕上為之流涕曰卿復服朕不疑卿故語卿何更恨邪上又嘗謂敬德曰朕欲以女妻卿何如敬德叩頭謝曰臣妻雖鄙陋相與共貧賤久矣臣雖不學聞古人富不易妻此非所願也上乃止德傳尚書奏近世掖庭之選或微賤之族禮訓蔑聞或刑戮之家憂怨所積請自今後宮及東宮內職有闕皆選良家有才行者充以禮聘納其沒官口及素微賤之人皆不得補用上從之。上既詔宗室群臣龍封刺史左庶子于志寧以為古今事殊恐非久安之道上疏爭之侍御史馬周亦上疏以為堯舜之父猶有朱均之子儻有孩童嗣職萬一驕愚兆庶受其殃而國家受其敗

正欲絕之也則子文之治猶在正欲留之也而樂厲之惡已

彰樂厲其左庶子傳晉上鞅曰樂厲伏雪已甚猶可以與

其毒害於見存之百姓則寧使割恩於已亡之一臣然則向

所謂愛之者乃適所以傷之也臣謂宜賦以茅土古者天子

以五士為贖封諸侯取其方面上直以白茅授之使立社於其國也疇其戶邑必有才行隨器授

官使其人得奉大恩而子孫終其福祿會司空趙州刺史長

孫無忌等皆不願之國上表固讓稱兩漢罷侯置守蠲除曩弊深

協事宜今因臣等復有變更恐系聖朝綱紀且後世愚幼不

肖之嗣或抵冒邦憲自取誅夷更因延世之賞致成勦絕之

禍勦音子六反又子小反書天用絕其命勦絕也截絕而滅之良可深愍願停渙汗之旨賜

其性命之恩無忘又因子婦長樂公主固請於上且言臣披

荆棘事陛下今海內寧一奈何棄之外州與遷徙何異上曰

割地以封功臣古今通義意欲公之後嗣輔朕子孫共傳永

久而公等乃復發言怨望朕豈強公等以茅土邪詔停世封

犯行官

魏徵十

中國根
餘四夷
拔葉

茶餅訟
白毀耳
目

州縣之
數

傳奕駁
非教

刺史

因政要論無心不知遠慮胡曰無忘左太宗取天下其才智於越事赴功復矣而於先王經世遠慮則不知也故其出能封尤力其後流置黔南與刺趙州相去如何安得謂刺史與遷徙不殊其家皆沒為官奴婢則子孫誅夷之禍何預乎封建使良法不行古制益弛聖人心事固非小才近智所能窺也

○四月幸九成宮初突厥突利

可汗之弟結社率從突利入朝歷位中郎將久不進秩結社率陰結故部落伏於宮外遂犯行宮踰四重幕弓矢亂發衛

士死者數十人折衝孫武開等帥眾奮擊久之乃退北走渡渭欲奔其部落追獲斬之○五月旱詔五品以上封事魏

徵上疏以為陛下志業比貞觀之初漸不克終者凡十條其間一條以為頃年以來輕用民力乃云百姓無事則驕逸勞

役則易使自古未有因百姓逸而敗勞而安者也此恐非與邦之至言上深加獎歎云已列諸屏障朝夕瞻仰并錄付史

官仍賜徵黃金十斤既馬二匹出諫○六月詔突厥及胡在諸州安置者並令渡河還其舊部上謂侍臣曰中國根幹也

四夷枝葉也割根幹以奉枝葉木安得滋榮朕不用魏徵言幾至狼狽或欠一足二足相附而行離則墮故碎遷謂之狼狽也

○詔以身體髮膚不敢毀傷比來訴訟者或自毀耳目自今有犯先笞四十然後依法○是歲天下州府凡三百五十八

縣一千五百一十一○太史令傅奕精究術數之書而終不之信遇病不呼醫餌藥每仍吏及服餌有僧自西域來善呪術

也能令人立死復呪之使蘇上擇飛騎中壯者試之皆如其言以告弈弈曰此邪術也臣聞歌不干正請使呪臣必不能

行上命僧呪弈弈初無所覺須臾僧忽僵仆若為物所擊遂不復蘇又有婆羅門僧天竺國一曰婆羅門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

長安士女輻湊如市湊會也如輪輻言得佛齒所擊前無堅物聞有金剛石者性至堅物莫能傷唯羚羊角能破之爾雅

試焉其子往見佛齒出角叩之應手而碎觀者乃止弈臨終戒其子無得學佛書時年八十五又集魏晉以來駁佛教者

鹿大羊重臨與於同郭璞注云鹿似羊而大角圓銳本草於羊有神夜宿以角掛木不著地角有節如人手指握痕至堅勁汝往

李金生
負之盛

孔穎達
撰五經
正義

流鬼國
入貢

攻西昌

魏徵諫
於高昌
為州縣

為高識傳十卷行於世本傳。十四年二月上幸國子監觀
釋奠命祭酒孔穎達講孝經賜祭酒以下至諸生高弟帛有
差是時上大徵天下名儒為學官數幸國子監使之講論學
生能明一大經已上皆得補官增築學舍千二百間增學生
滿三千二百六十員自屯營飛騎亦給博士使授以經有能
通經者聽得貢舉於是四方孝者雲集京師乃至高麗百濟
新羅高昌吐蕃諸酋長亦遣子弟請入國孝升講筵者至八
千餘人上以師說多門章句繁雜命孔穎達與諸儒撰定五
經疏謂之正義令孝者習之出撰孝志及儒學傳序論後世无
教養之實范曰古之教者家有塾
當有庠遂有序國有李士淵之於家而後升於鄉升於鄉而後升
於國外於國而後達於天子其教之有素其養之有漸故成人有
德小子有造賢才不可勝用由此道也後世鄉里之孝者喪人君能
教者不過聚天下之士而烏合於京師孝者多故羅一時而已
非有教養之美也唐之儒李惟正觀開元為其其人人才之所成就
者亦可睹矣孟了曰孝所以明人倫也不孝則人倫不明故有國
者以為先如不復三代。二月流鬼國遣使入貢去京師萬五
千里濱於北海南鄰鞞鞞未嘗通中國重三譯而來譯吏孟
反說文

傳四夷之語者曰譯重謂叙譯其上以其使者余志為都騎尉
詞語度此三重之國乃至於此也

高昌王麴文泰多過絕西域朝貢上下書切責遣侯

君集薛萬徹將兵擊之文泰聞唐兵起謂其國人曰唐去我

七千里沙磧居其二千里地無水草寒風如刀熱風如燒安

能致大軍乎及聞唐兵臨磧口憂懼不知所為發疾卒子智

盛立君集趨其都城高昌逆戰而敗大軍繼至抵其城下智

盛竄窟開門出降君集分兵略地下其二十城戶八千四十

六口一萬七千七百地東西八百里南北五百里上欲以高

昌為州縣魏徵諫曰陛下初即位文泰夫婦首來朝其後稍

驕倨故王誅加之罪止文泰可矣宜撫其百姓存其社稷復

立其子則威德被於遐荒四夷皆悅服今若利其土地以為

州縣則常須千餘人鎮守數年一易往來死者什有四五供

辦衣資違離親戚十年之後隴右虛耗矣陛下終不得高昌

撮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臣未見其可上

撮粟尺帛以佐中國所謂散有用以事無用臣未見其可上

唐地開
斥棄大

魏徵中
理劉仁
執

淳風按
曆積盜

孫伏伽
列司農
弄罪

岑文
本甲
理在
集

不從九月以其地為西州以可汗浮圖城為庭州各置屬縣
置安西都護府於交河城留兵鎮之君集虜高昌王智盛及
其群臣豪傑而還於是唐地東極于海西至焉耆南及林邑
北抵大漠皆為州縣凡東西九千五百一十里南北一萬九
千一十八里出西域○初陳倉折衝都尉魯寧坐事繫獄自
恃高班班通還反慢罵陳倉尉劉仁軌仁軌杖殺之州司以
聞上怒命斬之怒猶不解曰何物縣尉敢殺吾折衝命追至
長安面詰之仁軌曰魯寧對臣百姓辱臣如此臣實忿而殺
之辭色自若魏徵侍側曰陛下知隋之所以亡乎上曰何也
徵曰隋末百姓彊而陵官吏如魯寧之比是也上悅擢仁軌
為櫟陽丞出仁軌傳○十一月甲子朔冬至上祀南郊時戊寅歷
以癸亥為朔宣義郎李淳風表稱古曆分日起於子半今歲
甲子朔冬至而故太史令傅仁均減餘稍多子初為朔遂差
三刻用班天正請更加考定眾議以仁均定朔徵差淳風推

校精密請如淳風議從之○尚書左丞韋稜勾司農木撞價

貴於民間撞音董不名奏其隱沒上召大理卿孫伏伽書司

農罪伏伽曰司農無罪上怪問其故對曰只為官撞貴所以

私撞賤向使官撞賤私撞無由貴矣但見司農識大射不知

其過也上悟屢稱其善顧謂韋稜曰卿識用不逮伏伽遠矣

出伏伽傳○庚君集之破高昌也私取其珍寶將士知之競為盜

竊為有司所劾詔下君集等獄中書侍郎岑文本上疏以為

高昌昏迷陛下命君集等討而克之不踰旬日并付大理雖

君集自挂網羅恐海內之人疑陛下唯錄其過而遺其功也

臣聞命將出師主於克敵苟能克敵雖貪可賞若其敗績雖

廉可誅是以漢之李廣利陳湯晉之王濬隋之韓擒虎皆負

罪譴人主以其有功感受封賞黃石公軍執曰使智使勇使

貪使愚故智者樂立其功勇者好行其志貪者急趨其利愚

者不計其死伏願錄其微勞忘其大過上乃釋之出君集傳

魏徵諫
劾薛万

魏徵言
委大臣
以天休

戰勝易
守勝難

犯十惡
勿劾刺

將軍為
國爪牙

吐蕃遣
子弟入

命呂才
判定陰
陽雜書

治天下
如建屋

又有告薛萬鈞私通高昌婦女者萬鈞不服內出婦人付大理與萬鈞對辯魏徵諫曰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今遣大將軍與亡國婦女對辯帷箔之私實則所得者輕虛則所失者重昔秦穆飲盜馬之士楚莊赦絕纓之罪况陛下道高堯舜而曾不一君之逮乎上遽釋之○魏徵上疏以為在朝群臣當樞機之寄者任之雖重信之未篤是以人或自疑心懷苟且夫委大臣以大躰責小臣以小事為治之道也今委之以職則重大臣而輕小臣至於有事則信小臣而疑大臣信其所輕疑其所重將求致洽其可得乎上納之○上謂侍臣曰朕雖平定天下其守之甚難魏謏對曰臣聞戰勝易守勝難陛下之及此言宗廟社稷之福也謝錕○戴州刺史賈崇以所部有犯十惡者御史劾之上曰昔唐虞大聖貴為天子不能化其子况崇為刺史獨能使其民比屋為善乎若坐是貶黜則州縣互相掩蔽縱捨罪人自今諸州有犯十惡者勿

劾刺史但令明加糾察如法施罪庶以肅清姦惡耳出政○

上自臨治兵以部陳不整命大將軍張士貴杖中郎將等怒其杖輕下士貴吏魏徵諫曰將軍之職為國爪牙使之執杖已非後法况以杖輕下吏乎上亟釋之○言事者多請上親覽奏表以防壅蔽上以問魏徵對曰斯人不知大躰必使陛下下一一親之豈惟朝堂州縣之事亦當親之矣諫錕○十五

年正月命禮部尚書江夏王道宗持節送文成公主于吐蕃贊普大喜見道宗尺子壻禮慕中國衣服儀衛之美亦漸革其猜暴之性遣子弟入國學受詩書○上以近世陰陽雜書訛偽尤多命太常博士呂才與諸術士判定可行者凡四十

七卷書成上之術士皆惡其言而識者以為確論○上拍殿屋謂侍臣曰治天下如建此屋營構既成勿數改移苟易一榱榱所追反說文秦名屋椽正一瓦踐履動搖必有所損若慕奇功變法度不怕其德勞擾實多○上遣職方郎中陳大德

高麗

二喜一懼

勤為長

上問羣臣何不

上責元

上嘗兼

使高麗初入其境欲知山川風俗所至城邑以綾綺遺其守

者曰吾雅好山水此有勝處吾欲觀之守者喜導之遊歷無

所不全還言於上曰其國聞高昌亡大懼館候之勤加於常

數上曰高麗本四部地耳吾發卒數萬攻遼東彼必傾國救

之則遣舟師出東萊自海道趨平壤水陸合執取之不難但

山東州縣彫瘵未復吾不欲勞之耳感側也○上謂侍臣曰

朕有二喜一懼比年豐稔長安斗粟直三四錢一喜也北虜

久服邊鄙無虞三喜也治安則驕侈易生驕侈則危云立至

此一懼也○并州大都督長史李世勣在州十六年令行禁

止民夷懷服上曰隋煬帝勞百姓築長城以備突厥卒無所

益朕惟置李勣於晉陽而邊塵不驚其為長城豈不壯哉乃

以世勣為兵部尚書○上問魏證比來朝臣何殊不論事對

曰陛下虚心采納必有言者凡臣徇國者寡愛身者多彼畏

罪故不言耳上曰然人臣開說忤旨動及刑誅與夫蹈湯火

冒白刃者亦何異哉是以禹拜曰言良為此也出諫○房玄

齡高士廉遇少府少監竇德素於路問北門近何營繕德素

奏之上怒讓玄齡等曰君但知南衙政事北門小營繕何預

君事玄齡等拜謝魏徵進曰臣不知陛下何以責玄齡等而

玄齡等亦何所謝玄齡等為陛下股肱耳目於中外事豈不

應知者使所營為是當助陛下成之為非當請陛下罷之問

於有司理則宜然不知何罪而責亦何罪而謝也上甚愧之

出諫○上嘗臨朝謂侍臣曰朕為人主常兼將相之事給事

中張行成退而上書以為禹不矜伐而天下莫與之爭陛下

撥亂反正群臣誠不足望清光然不必臨朝言之以萬乘之

尊乃與群臣校功爭能臣竊為陛下不取上甚善之

考異曰太宗貞觀七年九月死囚二百九十九人自詣朝堂四年實

錄云天下斷死罪止二十九人今年實錄乃有二百九十九人何

願多如此事已可疑又白居易樂府云死囚四百來歸獄

舊本紀統紀年代記皆云二百九十九人今從新書刑法志

入註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六十九

入注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七十

唐紀

太宗文武大聖大廣孝皇帝下

稽遂之
不與上
御史

林示自傷
殘以適
賦役

輟殿材
為觀證
知宅

命魏澄
侍太子
以息疑
議

貞觀十六年上謂諫議大夫褚遂良曰卿猶知起居注所書
 可得觀乎對曰史官書人君言動備記善惡庶幾人君不敢
 為非未聞自取而觀之也上曰朕有不善卿亦記之邪對曰
 臣職當載筆不敢不記黃門侍郎劉洎洎巨曰借使遂良不
 記天下亦皆記之上曰誠然出遂良傳范曰人君言行被於天
必自觀之邪劉洎以為天下亦皆記之斯言足以儆其君心而全
其身○七月制自今有自傷殘者據法加罪仍從賦役隋末
 賦役重數重直龍反人往往自折支體謂之福手福足至是
 遺風猶存故禁之○特進魏徵有疾上手詔問之且言不見
 數日朕過多矣今欲自往恐益為勞若有聞見可封狀進來
 徵上言比者弟子陵師奴婢忽主下多輕上皆有為而然漸
 不可長又言陛下臨朝嘗以至公為言退而行之未免私僻
 或畏人知橫加威怒欲蓋彌彰竟有何益徵宅無堂上命輟
 小殿之材以構之五日而成仍賜以素屏風素褥几杖等德
微反以遂其所尚徵上手詔稱處卿至此蓋為黎元
 與國家豈為一人何事過謝此諫○八月上曰當今國家何
 事最急諫議大夫褚遂良曰今四方無虞惟太子諸王且有
 定分最急上曰此言是也時太子承乾失德魏王泰有寵群
 臣日有疑議上聞而惡之謂侍臣曰方今羣臣忠直無踰魏
 徵我遣傳太子用絕天下之疑乃以魏徵為太子太師徵疾
 小愈詣朝堂表辭上手諭以周幽晉獻廢嫡立庶危國亡家
 漢高祖幾廢太子賴四皓然後安我今賴公即其義也知公
 疾病可引護之徵乃受詔出政要
及本傳○西突厥乙毗咄陸可汗
 自恃疆大侵暴西域遣兵寇伊州郭孝恪將輕騎二千自烏
 骨邀擊敗之初高昌既平歲發千餘人戍守其地褚遂良上

唐太宗下

上誨不
復言尚

宇文士
及併人

房玄齡
請公主
妻他

上以家
給人足
為樂

上欲曲
法赦党
仁弘

以三罪
自責

不欲
人之過

議律
輕重

疏諫上弗聽及西突厥入寇上悔之曰魏徵褚遂良勸我復
立高昌吾不用其言今方自咎耳出西域高昌傳○十月殿中監宇文

士及卒上嘗止樹下愛之士及從而譽之不已上正色曰魏
徵嘗勸我遠佞人我不知佞人為誰意疑是汝今果不謬士

及叩頭謝出士及本傳○上謂侍臣曰薛延陀屈本亦作佛疆漠北屈疆梗矣也今御之止有二策苟非發兵殄滅之則與之婚

姻以撫之耳二者何從房玄齡對曰中國新定兵凶戰危臣
以為和親便上曰然朕為民父母苟可利之何愛一女命崔

敦禮持節薛延陀以新興公主妻之○上曰朕為兆民之主
皆欲使之富貴若教以禮義使之少敬長婦敬夫則皆貴矣

輕徭薄賦使之各治生業則皆富矣若家給人足朕雖不聽
管絃樂在其中矣出政要○高祖之入關也隋武勇郎將馮翊

党仁弘將兵二千餘人歸高祖歷廣州都督仁弘有才略所
至著聲迹上甚器之然性貪罷廣州為人所訟贓百餘万罪

當死上謂侍臣曰吾昨見大理五奏誅仁弘哀其白首就戮
方哺食哺奔謹反遂命撤案然為之求生理終不可得今欲曲

法就公等乞之十二月上復召五品已上就太極殿前謂曰
法者人君所受於天不可以私而失信今朕私党仁弘而欲

赦之是亂其法上負於天欲席蓆於南郊意亦上曰老反席日一
進蔬食蔬山於反蔬以謝罪於天三日房玄齡等皆曰生殺之

柄人主所得專也何至自貶責如此上不許羣臣頓首固請
於庭自旦至日昃上乃降手詔自称朕有三罪知人不明一

也以私亂法二也善善未賞惡惡未誅三也以公等固諫且
依來請於是黜仁弘為庶人徙欽州○上獵于驪山登山見

圍有斷處顧左右曰吾見其不整而不刑則隋軍法刑之則
是吾登高臨下以求人之過也乃託以道險引轡入谷以避

之○刑部以反逆緣坐律兄弟沒官為輕請改從所重敕八
座議之議者皆以為秦漢魏晉之法反者皆夷三族今宜如

唐太宗下

蕭書臣
治亂

魏徵
其家不
受葬儀

上自製
碑文

冰三鏡

其漸
其漸

政本
政本

刑部請為是給事中崔仁師駁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
柰何以云秦酷法變隆周中典且誅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
不顧何愛兄弟上從之○上問侍臣曰自古或君亂而
臣治或君治而臣亂二者孰愈魏徵對曰君治則善惡賞罰
當臣安得而亂之苟為不治縱暴悞諫○魏徵勸雖有良臣將
安所施上曰齊文宣得楊遵彥非君亂而臣治乎對曰彼纔
能救亡耳烏足為治哉○西魏十七年正月鄭文貞公魏
徵寢疾上遣使者問訊賜以藥食相望於道又遣中郎將李
安儼宿其第動靜以聞上復與太子同至其第指衡山公主
欲以妻其子叔玉戊辰徵薨命百官九品已上皆赴喪給羽
葆鼓吹○深博抱反羽葆華蓋天子之儀衛也又唐制陪葬昭陵
其妻裴氏曰徵平生儉素今葬以一品羽儀非亡者之志悉
辭不受以布車載柩而葬上登苑西樓望哭盡哀上自製碑
文并為書石上思徵不已謂侍臣曰人以銅為鏡可以正衣

冠以古為鏡可以見興替以人為鏡可以知得失魏徵沒朕

云一鏡矣○出本傳贊曰君臣之際固不難哉以徵之忠而太宗之

褚遂良曰舜造漆器諫者十餘人此何足諫對曰奢侈者危

亡之本漆器不已將以金玉為之忠臣愛君必防其漸若禍

亂已成無所復諫矣上曰然朕有過卿亦當諫其漸朕見前

世帝王拒諫者多云業已為之或云業已許之終不為改如

此欲無危云得乎時皇子為都督刺史者多幼穉○穉穉

雄遂良上疏以為漢宣帝云與我共治天下者其惟良二千
石乎今皇子幼稚未知從政不若咸留京師教以經術俟其
長而遣之上以為然○出上曰人主惟有一心而攻之者甚
眾或以勇力或以辯口或以諂諛或以姦詐或以嗜慾輻湊
攻之各求自售○售承况以取寵祿人主少懈而受其一則危

政本

丁酉
集

廢太子
承乾侯
君集詳
伏誅

云隨之此其所以難也。○上命圖畫功臣趙公長孫無忌趙郡元王孝恭萊成公杜如晦鄭文貞公魏徵梁公房玄齡申公高士廉鄂公尉遲敬德衛公李靖宋公蕭瑀侯忠壯公段志玄夔公劉弘基蔣忠公屈突通鄭公毅開山胡漢駙之國譙襄公柴紹邳襄公長孫順德鄭公張亮陳公侯君集郊襄公張公謹盧公程知節永興文懿公盧世南俞襄公劉政會宮公唐儉英公李世勣胡壯公秦叔寶等於凌煙閣總本忠義○初太子承乾喜聲色及畋獵所為奢靡魏王泰多藝能有寵於上見太子有足疾潜有奪嫡之志上意浸不懌太子亦知之陰養刺客統千承基等及壯士百餘人謀殺魏王泰侯君集前以有功下吏怨望有異志太子數引入東宮問以自安之術君集舉手謂太子曰此好手當為殿下用之會承基坐事繫獄當死四月承基上變告太子謀反救長孫無忌房玄齡蕭瑀李世勣與大理中書門下參鞠之反形已具上

謂侍臣曰將何以處承乾羣臣莫敢對通事舍人來濟進曰陛下不失為慈父太子得盡其天年則善矣上從之廢太子承乾為庶人幽於右領軍府侯君集李安儼趙節杜荷等皆伏誅初上使李靖教君集兵法君集言於上曰李靖將反矣上問其故對曰靖獨教臣以其粗而匿其精以是知之上以問靖靖對曰此乃君集欲反耳今諸夏已定臣之所教足以制四夷而君集固求盡臣之術非反而何○太子承乾既獲罪魏王泰日入侍奉上面許立為太子岑文本劉洎亦勸之長孫無忌固請立晉王治上御兩儀殿羣臣俱出獨留長孫無忌房玄齡李世勣褚遂良謂曰我三子一弟所為如是我心誠無聊賴因自投于牀無忌等爭前扶抱上又抽佩刀欲自刺遂良奪刀以授晉王治無忌等請上所欲上曰我欲立晉王無忌曰謹奉詔上謂無忌等曰公等已同我意未知外議何如對曰晉王仁孝天下屬心久矣上乃召文武六品以

唐太宗下

晉王
為太子

上謂曰承乾悖逆秦亦凶險皆不可立朕欲選諸子為嗣誰可者眾皆曰晉王仁孝當為嗣上悅引魏王泰幽於北苑立晉王治為皇太子上謂侍臣曰我若立泰則是太子之位可經營而得自今太子失道藩王窺伺者皆兩棄之傳諸子孫永為後法世濟及泰傳

臣光曰唐太宗不以天下大器私其所愛以杜禍亂之原可謂能遠謀矣

詔以長孫無忌為太子太師房玄齡為太傅蕭瑀為太保李世勣為詹事瑀世勣並同中書門下三品同中書門下三品

自此始本○李世勣嘗得暴疾方云須臾可療須臾反本鬚上自剪須為之和藥世勣頓首出血泣謝上曰為社稷非

為卿也何謝之有世勣常侍宴上從容謂曰朕求羣臣可託幼孤者無以踰公公往不負李密豈負朕哉世勣流涕辭謝

齧指出血齧反也因飲沉醉上解御服以覆之世勣本傳○六月

太常丞鄧素使高麗還請於懷遠鎮增戍兵以逼高麗上曰遠人不服則修文德以來之未聞一二百戍兵能威絕域者

也○上謂侍臣曰朕自立太子遇物則誨之見其飯則曰汝知稼穡之艱難則常有斯飯矣見其乘馬則曰汝知其勞逸

不竭其力則常得乘之矣見其乘舟則曰水所以載舟亦所以覆舟民猶水也君猶舟也見其息於木下則曰木從繩則

正后從諫則聖政○薛延陀真珠可汗使其姪突利設來納幣契苾何力契音乞反契音甫上言薛延陀不可與昏上曰吾已許

之矣豈可為天子而食言乎何力對曰臣非欲陛下遽絕之也願且遷延其事臣聞古有親迎之禮迎去声礼男及親迎男先於女剛柔之義若

敕夷男使親迎彼必不敢來上從之真珠調斂諸部雜畜為獻以失期不至上乃下詔絕其昏是時羣臣多言國家既許

其昏受其聘幣不可失信上曰卿曹皆知古而不知今昔漢初匈奴彊中國弱故飾子女捐金絮以餌之得事之宜今中

須和

諸物誨
太子

絕薛延
隨昏

善太宗下

國彊夷狄弱以我徒兵一千可擊胡騎數萬彼回羅僕骨回
紇等十餘部兵各數萬并力攻之立可破滅所以不敢發者
畏中國所立故也今以女妻之彼自恃大國之壻雜姓誰敢
不服戎狄人面獸心一旦微不得意必反噬為害今吾絕其
昏殺其禮雜姓知我棄之不日將瓜剖之矣卿曹第志之爾
鵲傳

論帝絕
延臨昏
本信

臣光曰孔子稱去食去兵不可去信唐太宗審知薛延陀
不可妻則初勿許其昏可也既許之矣乃復恃彊弃信而
絕之雖滅薛延陀猶可羞也王者發言出令可不慎哉

杜正倫
坐泄言
貶官

初太子承乾失德上密謂左庶子杜正倫曰吾兒足疾乃可
耳但踈遠賢良狎昵羣小卿可察之果不可教爾當來告我
正倫屢諫不聽乃以上語告之太子抗表以聞上責正倫漏
泄對曰臣以此恐之冀其遷善耳上怒出正倫為穀州刺史
及承乾敗七月復左遷正倫為交州都督初魏徵嘗薦正倫

作魏證
碑

朱子會
諫上欲
觀國史

及侯君集有宰相材請以君集為僕射且曰國家安不忘危
不可無大將諸衛兵馬宜委君集專知上以君集好誇誕不
用及正倫以罪黜君集謀反誅上始疑徵阿黨又有言徵自
錄前後諫辭以示起居郎褚遂良者上愈不悅乃罷叔玉尚
主而陪所撰碑也碑本傳○初上謂監修國史房玄齡曰前
世史官所記皆不令人主見之何也對曰史官不虛美不隱
惡若人主見之必怒故不敢獻也上曰朕之為心異於前世
帝王欲自觀國史知前日之惡為後來之戒公可撰次以聞
諫議大夫朱子奢上言陛下獨覽起居於事無失若以此法
傳示子孫切恐曾玄之後或非上智飾非護短史官必不免
刑誅如此則莫不希風順旨全身遠害悠悠千載何所信乎
所以前代不觀蓋謂此也上不從玄齡乃與給事中許敬宗
等刪為高祖今上實錄書成上之上見書六月四日事語多
微隱謂玄齡曰昔周公誅管蔡以安周季友鳩叔牙以存魯

房元齡
修史語
多微隱

朕之所為亦類是矣。史官何諱焉。即命削去浮辭。直書其事。

范曰古者官守其職。史書善惡。君相不與焉。故齊人史兄弟二人。死於崔杼而卒。不沒其罪。此蓋臣賊子所以懼也。後出入君得。以觀史而俾宰相監修。欲其直筆。不亦難乎。司馬遷有言曰。文史星歷。褒貶賞罰之文也。後之為史者。務使隱晦。而志事。實失其職矣。○八人君任臣以職。而宰臣不與。史事則善惡。庶乎其可信也。

月以左衛大將軍太子右衛率李大亮為工部尚書。大亮身

居三職宿衛兩宮。恭儉忠謹。每宿直必坐。寐達旦。房玄齡甚

重之。每稱大亮有王陵周勃之節。可當大位。初大亮為龐王

兵曹。為李密所獲。同輩皆死。賊帥張弼見而釋之。遂與定交。

及大亮貴。求弼欲報其德。弼時為將。作丞。自匿不言。大亮遇

諸途而識之。持弼而泣。多推家貲以遺弼。弼拒不受。大亮言

於上。乞悉以其官爵授弼。上為之擢弼為中郎將。時人皆賢

大亮不負恩而多弼之不伐也。相傳○九月新羅遣使言

百濟與高麗連兵謀絕新羅入朝之路。乞兵救援。上命司農

丞相里玄奘。相息亮反。復姓。齎璽書賜高麗曰。新羅委質國家。朝貢

不乏。爾與百濟各宜戢兵。若更攻之。明年發兵擊爾國矣。輒

高麗名蓋已將

兵擊新羅。破其兩城。高麗王使召之。乃還。玄奘諭使勿攻新

羅。莫離友曰。昔隨人入寇。新羅乘豐侵我地五百里。自非歸

我侵地。恐兵未能已。玄奘曰。遼東諸城本皆中國郡縣。中國

尚且不言。高麗豈得必求故地。莫離友竟不從。二月玄奘還

具言高麗不從之狀。上曰。蓋蘇文弑其君。殘虐其民。今又違

詔命。不可不討。諫議大夫褚遂良曰。陛下拍麾則中原清晏。

遠征小夷。萬一蹉跌。傷威損望。更與忿兵。則安危難測矣。李

世勣勸上伐之。上欲自征。高麗褚遂良上疏。以為天下譬猶一

身。兩京心腹也。州縣四肢也。四夷身外之物也。高麗罪大。誠

當致討。但命二三猛將。杖陛下威靈。取之如反掌耳。今以天

褚遂良 諫征高麗

與高麗 謀絕新羅 羅路

李大亮 不自張 密因

論今名

天子性

王欲自

折進臣

劉洎諫

孫無

者上曰蓋蘇文陵上虐下民延頸待救此正高麗可亡之時也議者紛紛但見此耳黜政○上嘗謂侍臣曰於今名將惟世勳道宗萬鬱二人而已世勳道宗不能大勝亦不大敗萬徹非大勝則大敗矣出方○上謂侍臣曰太子性行外人亦聞之乎司徒無忌曰太子雖不出宮門天下無不欽仰聖德上曰吾如治年時頗不能循常度治自幼寬厚諺曰生狼猶恐如羊冀其稍壯自不同耳無忌對曰陛下神武乃撥亂之才太子仁恕實守文之德趣尚雖異各當其分此乃皇天所以祚大唐而福蒼生者也○上幸太平宮謂侍臣曰人臣順旨者多犯顏者少今朕欲自聞其失諸公其直言無隱長孫無忌等皆曰陛下無失劉洎曰頃有上書不稱旨者陛下皆面加窮詰無不慙懼而退恐非所以廣言路馬周曰陛下比來嘗罰微以喜怒有所高下此外不見其失上皆納之上好文孝而辯敏羣臣言事者上引古今以折之多不能對劉洎

卷四十一

八

上書諫曰帝王之與凡庶聖哲之與庸愚上下相懸擬倫斯絕是知以至愚而對至聖以極卑而對極尊徒思自強不可得也陛下降恩旨假慈顏凝旒以聽其言務力求反疑注虛襟以納其說襟居吟反虛其猶恐羣下未敢對敷敷余章反對答也况動神機縱天辯節辭以折其理引古以排其議欲令凡庶何階應答且多記則損心多語則損氣心氣內損形神外勞初雖不竟後必為累須為社稷自愛豈為性好自傷乎至如秦政彊辯失人心於自矜魏文宏才虧衆望於虛說此才辯之累較然可知矣上飛白荅之曰飛白蔡非慮無以臨下非言無以述慮比有談論遂致煩多輕物驕人恐由茲道形神心氣非此為勞今聞讜言虛懷以改山本傳○八月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人苦不自知其過卿可為朕明言之對曰陛下武功文德臣等將順之不暇又何過之可言上曰朕問公以已過公等乃曲相諛說讀曰朕欲面奉公等得失以相成

武

帶面幸
群臣得
失

相

文本為
中書令
有要已

征遼東

置突厥
於河南

而改之何如皆拜謝上曰長孫無忌善避嫌疑應物敏速決斷
事理古人不過而總兵攻戰非其所長高士廉涉獵古今
涉反言之竟依觀如心術明達臨難不改節當官無朋黨所之
似少懈猷不精事也若骨鯁規諫耳鯁古杏反鯁與骨強四
支故君有忠臣謂之骨鯁唐儉言辭辯捷善

和解人事朕三十年遂無言及於獻替揚師道性行純和自
無愆違而情實怯懦緩急不可得力岑文本性質敦厚文章
華贍而持論常據經遠自當不負於物劉洎性最堅貞有利
益然其意尚然諾私於朋友馬周見事敏速性甚貞正論量
人物直道而言朕比任使多能稱意褚遂良李問稍長性亦
堅正每寫忠誠親附於朕譬如飛鳥依人人自憐之出无
忌傳○

以行中書侍郎岑文本為中書令文本既拜還家有憂色母
問其故文本曰非勳非舊濫荷寵榮位高責重所以憂懼親
賓有來加恩者文本曰今受弔不受賀也出山文
本傳○十一月車駕幸
洛陽時鄭元壽瑋神
六反已致仕上以其常從隋煬帝伐高麗召

詣行在問之對曰遼東道遠糧運艱阻東夷善守城攻之不
可猝下撥善
反上曰今日非隋之比公但聽之乃以張亮為平
壤道行軍大總管帥江淮嶺破兵四萬長安洛陽募士三千
戰艦五百艘自來州泛海趨平壤又以李世勣為遼東道行
軍大總管帥步騎六萬及蘭河二州降胡趣遼東兩軍合執
並進庚子諸軍大集於幽州詔諸軍及新羅百濟奚契丹分

道擊高麗初突厥候利苾可汗有衆十萬勝兵四萬人候利
苾不能撫御衆不愜服隱詰叶
反快也弃候利苾南渡河請處於勝
夏之間上許之羣臣皆以為陛下方遠征遼左而置突厥於
河南距京師不遠豈得不為後慮願留鎮洛陽遣諸將東征
上曰夷狄亦人耳其情與中夏不殊人主患德澤不加不必
猜心異類蓋德澤洽則四夷可使如一家猜忌多則骨肉不

免為讎敵突厥貧弱吾收而養之計其感恩豈肯為患顧謂
褚遂良曰尔知起居為我志之自今十五年保无突厥之患

唐太宗下

親征遼

命元齡留守以便有後事

高麗表 東 駭救遼

初突厥既亡太宗以突利為順州都督使帥其部落之官後又立
 阿史那思摩為僕利使可汗使統頡利舊眾僕利使既失眾入朝
 武衛將軍正以為右十九年正月庚戌上自將諸軍發洛陽乙卯詔朕
 發定州後宜令皇太子監國開府儀同三司致仕尉遲敬德
 上言陛下親征遼東太子在定州長安洛陽心腹空虚恐有
 玄感之變且邊隅小夷不足以勤萬乘願遣偏師征之指期
 可殄上不從以敬德為左一馬軍總管使從行上之發京師
 也命房玄齡得以便宜從事不復奏請或謂留臺稱有密謀
 玄齡問密謀所在對曰公則是也玄齡驛送行在上聞留守
 有表送告密人帝怒使人持長刀於前而後見之問告者為
 誰曰房玄齡上曰果然叱令霄斬爾書讓玄齡以不能自信
 更有如是者可專決之上至鄴自為文祭魏太祖曰臨危制
 變料敵設奇一將之智有餘五乘之才不足三月車駕至定
 州上謂侍臣曰遼東本中國之地隋氏四出師而不能得朕
 今東征欲為中國報子弟之讎高麗雪君父之恥耳而方隅

大定惟此未平故及朕之未老用士大夫餘力以取之四月
 李世勣自通定濟遼水至玄菟菟同高麗大駭城邑皆閉門
 自守江夏王道宗將兵數千至新城折衝都尉曹三良引千
 余騎直獻城門城中驚擾无敢出者營州都督張儉將胡兵
 為前鋒進渡遼水趨建安城破高麗兵斬首數千級丁未車
 駕發幽州上悉以軍中貨糧器械簿書委岑文本文本夙夜
 勤力躬自料配籌筆不去手精神耗竭言辭卒措頗異平日
 上見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與我狃恐不与我同返是日遇
 暴疾而薨李士勣江夏王道宗攻高麗蓋牟城拔之至莫莫失反高麗
也太宗既拔蓋牟城置蓋州牟車駕至北平張亮帥舟師自東萊渡海襲卑
 沙城其城四面懸絕惟西門可上糧元振引兵夜至副總管
 王大度先登五月己巳拔之李世勣進至遼東城下庚午車
 駕至遼澤沈滓二百余里沈滓水也人馬不可通將作大匠閻
 立德布土作橋軍不留行乙亥高麗步騎四方救遼東江夏

唐書太宗本下

王道宗將四千騎逆擊之軍中皆以為眾寡懸絕不若深溝

高壘以俟車駕之至道宗曰賊恃眾有輕我心遠來疲頓擊

之必敗且吾屬為前軍當清道以待乘輿乃更以賊遺君父

乎馬文奉曰不遇勅敵何以顯壯士策馬趨敵所向皆靡既

合戰李世勣引兵助之高麗大敗車駕度遼水撤橋以堅士

卒之心軍於馬首山上自將數百騎至遼東城下見士卒負

土填塹上分其尤重者於馬上持之從官爭負土致城下李

世勣攻遼東城晝夜不息旬有二日上引精兵會之圍其城

數百重鼓譟聲震天地甲申南風急上遣銳卒登衝竿之末

藜其西南樓火延燒城中因麾將士登城高麗力戰不能敵

遂克之以其城為遼州進軍白巖城右衛大將軍李思摩中

弩矢上親為之吮血吮祖亮反將士聞之莫不感動烏骨城遣兵

萬餘為白巖聲援將軍契苾何力以勁騎八百擊之何力挺

身陷陳槩中其腰薛万徹單騎往救之拔何力於萬眾之中

而還何力氣益憤束蒼而戰從騎奮擊遂破高麗兵○十九年

六月丁酉李世勣攻白巖城西南上臨其西北城主孫代音

潛遣腹心請降且曰奴願降城中有不從者上以唐幟與其

使曰必降者宜建之城上代音建幟城中人以為唐兵已登

城皆從之詔以白巖城為巖州以蓋牟城為蓋州丁未車駕

發遼東丙辰至安市城進兵攻之丁巳高麗北部擄薩擄薩高麗北部

靺鞨兵十五萬救安市上謂侍臣曰今為延壽策有二引兵

直前連安市城為壘據高山之險食城中之粟縱靺鞨掠吾

牛馬攻之不可猝下欲歸則泥濘為阻坐困吾軍上策也拔

城中之眾與之宵遁中策也不度智能來與吾戰下策也卿

曹觀之彼必出下策成擒在吾目中矣高麗有對盧年老習

事謂延壽曰秦王內芟群雄師外服戎狄獨立為帝此命

策

以白巖城為巖

上為李思摩

新史作擄音同薩系高麗反延壽忠真擄薩高麗北部帥高麗

擄薩高麗北部帥高麗

擄薩高麗北部帥高麗

擄薩高麗北部帥高麗

擄薩高麗北部帥高麗

擄薩高麗北部帥高麗

擄薩高麗北部帥高麗

擄薩高麗北部帥高麗

擄薩高麗北部帥高麗

擄薩高麗北部帥高麗

高麗
天潢

戰曠日持久分遣兵斷其運道糧食既盡求戰不得欲歸無
 路乃可勝也延壽不從引軍直進至安市城東南八里依山
 而陳上悉召諸將問計長孫無忌對曰臣聞臨敵將戰必先
 觀士卒之情臣適行經諸營見士卒聞高麗至皆拔刀結紵
紵滿蓋反旗也繫旗曰紵喜形於色此必勝之兵也陛下未冠冠古也反年二十日冠
 身親行陳凡出奇制勝皆上稟聖謀諸將奉成筭而已今日
 之事乞陛下指蹤上笑曰諸公以此見讓朕當為諸公商度
 乃與無忌等從數百騎乘高望之觀山川形勢可以伏兵及
 出入之所高麗鞞鞞合兵為陳長四十里江夏王道宗曰高
 麗傾國以拒王師平壤之守必弱願假臣精卒五千覆其本
 根則數十萬之眾可不戰而降上不應遣使給延壽曰我以
 爾國疆臣弑其主故來問罪至於交戰非吾本心入爾境芻
 粟不給故取爾數城俟爾國修臣禮則所失必復矣延壽信
 之不復設備上夜召文武計事命李世勣將步騎萬五千陳
 於西嶺長孫無忌將精兵萬一千為奇兵自山北出於狹谷
 以衝其後上自將步騎四千挾鼓角補吉岳反角軍器徐廣車
不載或云本出羌胡以驚中國之馬也偃旗幟登北山上敕諸軍聞鼓角齊出
 奮擊因命有司張受降幕於朝堂之側戊午延壽等獨見李世
 勣布陳勒兵欲戰上望見無忌軍塵起命作鼓角舉旗幟諸
 軍鼓譟並進延壽等大懼欲分兵禦之而其陳已亂會有雷
 電龍門人薛仁貴著奇服大呼陷陳所向無敵高麗兵披靡
 大軍乘之高麗兵大潰斬首二萬餘級上望見仁貴召見拜
 游擊將軍仁貴名礼以字行己未延壽患真帥其眾三萬六
 千八百人請降上簡釋薩巴下酋長三千五百人授以戎秩
 遷之内地餘皆縱之使還平壤收鞞鞞三千三百人悉阮之
 獲馬五千匹半五萬頭鐵甲萬領他器械稱是高麗全國太
 駭後黃城銀城皆自拔遁去數百里無復人煙上驛書報太
 子仍與高士廉等書曰朕為將如此何如更名所幸山曰駐

唐太宗下

蹕蹕山

蹕蹕山

蹕蹕山吉反蹕蹕也天子行幸所上故曰蹕蹕

秋七月上徙營安市城東嶺標識

真珠可汗入貢

戰死者尸俟軍還與之俱歸上在遼外凡置營但明斤俟不為斬馘雖逼其城高麗終不敢出為寇抄軍士單行野宿如中國焉上之將伐高麗也薛延陀遣使入貢上謂之曰語爾可汗今我父子東征高麗汝能為寇宜亟來真珠可汗惶恐遣使致謝且請發兵助軍上不許及高麗敗於駐蹕山莫離交使靺鞨說真珠啗以厚利真珠懼服不敢動九月真珠卒其庶長子曳莽自立為頡利俱利薛沙多弥可汗高延壽高惠真請於上曰安市顧惜其家人自為戰未易猝拔烏骨城

釋薩老耄不能堅守移兵臨之朝至夕克其餘當道小城必望風奔潰然後收其資糧鼓行而前平壤必不守矣羣臣亦言乘高麗兇懼併力拔烏骨城度鴨綠水直取平壤上將從之獨長孫無忌以為天子親征異於諸將不可乘危徼幸今建安新城之虜眾猶十萬若向烏骨皆躡吾後不如先破安

市取建安

通七十一

十一

然後長驅而進此萬全之策也上乃止諸軍急攻

安市上聞城中雜兵聲謂李世勣曰圍城積久城中煙火日

微今雞彘甚喧此必鄉食士欲夜出襲我宜嚴兵備之是夜高

麗數百人縋城而下縋馳為反上聞之自至城下召兵急擊斬

首數十級高麗退走江夏王道宗督眾築土山於城東南隅

浸逼其城城中亦增高其城以拒之士卒分番交戰日六七

合衝車礮石衝昌谷反撞城車也詩臨衝開壞其樓堞城中隨立木柵以塞

其缺道宗傷足上親為之針築山晝夜不息凡六旬用功五

十萬山頂去城數丈下臨城中道宗使果毅傅伏愛將兵屯

山頂以備敵山頽壓城城崩會伏愛私離所部高麗數百人

從城闕出戰遂奪據土山斬而守之上怒斬伏愛以徇命徇命

閩反言使人將行徧示眾上以為戒也諸將攻之三日不能克道宗徒跣詣旗下

請罪上曰汝罪當死但朕以漢武殺王恢不如秦穆用孟明

且有破蓋牟遼東之功故特赦汝耳上以遼左早寒草枯水

親為道宗針足

唐書卷一百一十一

救班師

上以不
成功深
悔之

臣謹即行
誅上以其言
妄發頗怪之

以六條
巡察守
令

救佩刀
犯仗等
罪

凍士馬難久留且糧食將盡癸未救班師先拔遼蓋二州戶
口渡遼乃耀兵於安市城下而旋城中皆奔跡不出已酉度
遼水遼澤泥潦車馬不通令長孫無忌將萬人剪草填道水
深處以車為梁上自繫新於馬鞘以助役上刀劍室也十一月
辛未車駕至幽州凡征高麗拔十城徙遼蓋三州戶口入
中國者七萬人新城建安駐蹕三天戰斬首四萬餘級戰士
死者幾二千人戰馬死者什七八上以不能成功深悔之歎
曰魏徵若在使我有是行也命馳驛祀徵以少牢復立所
製碑至營州詔遼東戰亡士卒骸骨並集柳城東南命有司
設太牢上自作文以祭之臨哭盡哀其父母聞之曰吾兒死
而天子哭之死何所恨上謂薛仁貴曰朕諸將皆老思得新
進驍勇者將之無如卿者朕不喜得遼東喜得卿也初上留
侍中劉洎輔皇太子於定州上將行謂洎曰我今遠征爾輔
太子安危所寄宜深識我意對曰願陛下無憂大臣有罪者

臣謹即行誅上以其言妄發頗怪之戒曰卿性疎而太健必

以此敗深宜慎之及上不豫洎從內出色其悲懼謂同列曰

疾執如此聖躬可憂或諧於上曰洎言國家事不足憂但當

輔幼主行伊霍故事大臣有異志者誅之自定矣上以為然

下詔稱洎與人竊議窺窬萬一謀執朝衡自處伊霍猜忌大

臣皆欲夷戮宜賜自盡免其妻孥○二十年正月遣大理卿

孫伏伽等二十二人以六條巡察四方刺史縣令以下多所

貶黜其人詣闕稱冤者前後相屬屬之欲反相連屬也上令褚遂良類

狀以聞上親臨決以能進擢者二十人以罪死者七人流以

下除免者數百千人三月己巳車駕還京師○上嘗幸未央

宮辟仗已過辟仗亦反執兵仗以忽於草中見一人帶橫刀詰

之曰聞辟仗至懼不敢出辟仗者不見遂伏不敢動上遽引

還顧謂太子茲事行之則數人當死汝於後速縱遣之又嘗

乘腰輿有二衛誤拂御衣其人懼變色下曰此間死御史吾

張亮謀

張亮

用人捨短取長

蕭瑀悔出家

上數蕭瑀罪

上生日

不汝罪也。陝人常德立告刑部尚書張亮養假子五百人欲舉大事上命馬周等按其事皆言亮反當誅獨將作少匠

李道裕言亮反形未具罪不當死亮竟斬西市歲餘刑部侍郎缺上命執政妙擇其人擬數人皆不稱旨既而曰朕得其

人矣往昔李道裕議張亮獄云反形未具此言當矣朕雖不從至今悔之遂以道裕為刑部侍郎本傳蕭瑀性狷介古

者有所不為介耿介與同僚多不合嘗言於上曰房玄齡與中書門下眾臣朋黨不忠執權膠固陛下不詳知但未反耳上

曰卿言得無太甚人君選賢才以為股肱心膂當推誠任之人不可以求備必捨其所短取其所長朕雖不能聰明向至

頓迷臧否否補繁反臧否尤善惡也乃至於是瑀內不自得既數忤自上亦銜之但以其忠直居多未忍廢也上嘗謂張亮曰卿既事

佛何不出家瑀因自請出家上曰亦知公雅好桑門今不違公意瑀須臾復進曰臣適思之不能出家上以瑀對羣臣發

言反覆尤不能平手詔數其罪曰朕於佛教非意所遵求其道者不驗福於將來修其教者翻受幸於既往至若梁武窮

心於釋氏簡文統意於法門傾帑藏以給僧祇祇胡後反佛書阿僧祇殫人力以供塔廟殫多寒反極盡也及乎三淮沸浪五岳騰煙子孫覆二

而不暇社稷俄頃而為墟報施之徵何其謬也瑀踐履車之餘軌襲亡國之遺風自請出家尋復違異朕隱忍至今瑀全

無悛改可商州刺史仍除其封本傳。上自高麗還蓋蘇文益驕恣雖遣奉表其言率皆詭誕又待唐使者倨慢常規伺

邊隙屢敕令勿攻新羅而侵陵不止壬申詔勿受其朝貢更議討之。上謂長孫無忌等曰今日吾生日世俗皆為樂在

朕翻成傷感今君臨天下富有四海而承歡膝下膝自息七反親牛之膝下以永不可得此子路所以有負米之恨也子路曰昔

養父母日嚴者由也事二親之時常食藜藿之實為親負米百里之外親沒之後南遊於楚從車百乘積粟萬鍾願欲食藜藿為親負米不可復得詩云哀哀父母生我劬勞奈何以劬勞之日更為宴樂乎

被讒復用

順衆欲以事夷

張昌獻 獻翠微 宮頌

王師巨 黜解華 輕薄

帝自稱 有五事 以成功

因泣數行下左右皆悲房玄齡嘗以微譴歸第褚遂良上疏
 以為玄齡自義旗之始冀贊聖功武德之季冒死決策自觀
 之初選賢立政人臣之勤玄齡為最不可遐棄陛下若以其
 衰老亦當諷諭使之致仕退之以禮不可以淺鮮之過難息
 也棄數十年之勳舊上遽召出之頃之玄齡復避位還家久
 之上幸芙蓉園在興慶宮旁玄齡救子弟汎歸門庭汎思晉反震
 除口乘輿且至有頃上果幸其第因載玄齡還宮。二十
 也三年正月高士廉疾篤上幸其第流涕與訣壬辰薨。
 上曰朕於戎狄所以能取古人所不能取臣古人所不能臣
 者皆順衆人之所欲故也昔禹帥九州之民鑿山槎木槎木也
 地之執與民同利故也。上幸翠微宮冀州進士張昌獻獻
 翠微宮頌上愛其文命於通事舍人裏供奉未命以信故令於
 振京師考功負外郎王師巨知員舉黜之舉朝莫曉其故及
 奏第上怪無二人名詰之師巨對曰一人雖有辭華然其體
 輕薄終不成令器若置之高第恐後進効之傷陛下雅道上
 善其言出文藝昌。上御翠微殿問侍臣曰自古帝王雖平定
 中夏不能服戎狄朕才不逮古人而成功過之自不諭其故
 諸公各帥意以實言之群臣皆稱陛下功德如天地萬物不
 得而名言上曰不然朕所以能及此者止由五事耳自古帝
 王多疾勝已者朕見人之善若已有之人之行能不能兼備
 朕常棄其所短取其所長人主往往進賢則欲實諸懷退不
 肖則欲墜諸壑墜一本朕見賢者則敬之不肖者則憐之賢
 不肖各得其所人主多慈正直陰誅顯戮無代無之朕踐祚
 以來正直之士比肩於朝未嘗黜責一人自古皆貴中華賤
 夷狄朕獨愛之如一故其種落皆依朕如父母此五者朕所
 以成今日之功也顧謂褚遂良曰公嘗為史官如朕言得其
 實乎對曰陛下盛德不可勝載獨以此五者自與蓋謙謙之

唐太宗

李緯美

骨利幹

遺使入

段志冲
請致政
太子

作帝範
賜太子

結骨來

窮髮之

志耳○以司農李緯為戶部尚書時房玄齡留守京師有自

京師來者上問玄齡何言對曰玄齡聞李緯拜尚書但云李

緯美髭鬚韋子貴反髭即後反談文口上髭也帝遽改除緯洛州刺史元骨

利幹幹古曰反遣使入貢骨利幹於鐵勒諸部為最遠書長

夜短日沒後天色正曛曛許反羗羊胛適孰胛許反闔也

日已復出矣齊州人段志冲上封事請上致政於皇太子太

子聞之憂形於色發言流涕長孫無忌等請誅志冲上手詔

曰五岳陵霄四海亘地納汗藏疾汗汪胡反左氏川無損高深

志冲欲以匹夫解位天子朕若有罪是其直也若其无罪是

其狂也譬言如火霧障天不虧於大寸雲點日何損於明○二

十二年正月上作帝範十二篇以賜太子曰君體建親求賢

審官納諫去讒戒盈崇儉賞罰務農閱武崇文且曰修身治

國備在其中一曰不諱更無所言矣又曰汝當更求古之哲

王以為師如吾不足法也夫取法於上僅得其中取法於中

不免為下吾居位已來不善多矣錦繡珠玉不絕於前宮室

臺榭榭詞夜反土高屢有興作犬馬鷹隼隼魯凡無遠不致

行遊四方供頓煩勞此皆吾之深過勿以為是而法之顧我

弘濟蒼生其益多肇造區夏其功大益多損少故人不怨功

大過微故業不墮然比之盡美盡善固多愧矣汝無我之功

勤而承我之富貴竭力為善則國家僅安驕惰奢縱則一身

不保且成遲敗速者國也失易得難者位也可不惜哉可不

慎哉○詔遣薛万徹裴行方將兵三萬餘人及樓船戰艦自

萊州泛海以擊高麗○結骨其國人皆長大赤髮綠睛自古

未通中國其失鉢屈阿棧阿於何反棧仕板反失鉢屈阿棧結骨蕃部君長名入朝以結

骨為堅昆都督府其來朝改為堅昆都督府以失鉢屈阿棧為

右屯衛大將軍上謂侍臣曰漢武帝窮兵三十餘年疲弊中

國所獲无幾豈如今日綏之以德使窮髮之地北師子曰窮髮之

水為毛髮其方寒極草木不生故窮髮所謂不毛之地也盡為編戶乎○上營玉華宮務令

唐太宗下

漢城徐
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

儉約惟所居殿覆以瓦餘皆茅茨反茅不葺充容長城徐惠以
上東征高麗西討龜茲龜茲音丘翠微玉華營繕相繼又服
玩頗華靡上疏諫其略曰以有盡之農功填無窮之巨浪圖
未獲之他眾喪已成之我軍昔秦皇併吞六國反速危亡之
基晉武奄有三方翻成覆敗之業豈非矜功恃大棄德輕邦
圖利危亡肆情縱欲之所致乎是知地廣非常安之術人勞
乃易亂之源也又曰雖復茅茨示約猶興木石之疲和崔取
人不無煩擾之弊又曰珍玩技巧乃喪國之斧斤珠玉錦繡
實迷心之酖毒又曰作法於儉猶恐其奢作法於奢何以制
後上善其言甚禮重之史傳○初天竺王尸羅逸多兵最彊
四天竺皆臣之及右衛率長史王玄策奉使至天竺會尸羅
逸多卒國中大亂其臣阿羅那順自立發胡兵攻玄策玄策
脫身宵遁以書徵隣國吐蕃及泥婆兵玄策與其副蔣師仁
帥之兵進至中天竺所居茶餽和羅城連戰三日大破之於

是并繼
以伐高
麗

是天竺響震城邑聚落降者五百八十餘所俘阿羅那順以
歸以玄策為朝散大夫上以高麗困弊議以明年發三十萬
眾一舉滅之或以為大軍東征須備經歲之粮非畜乘所能
載宜具舟艦為水運隋末劍南獨寇盜屬者遼東之役劍南
復不預及其百姓富庶宜使之造舟艦上從之七月遣在領
左右府長史強偉於劍南道伐木造舟艦大者或長百尺其
廣半之○初左武衛將軍武連縣公武安李君羨醜延面以
直玄武門時太白屢書見太史占云女主昌民間又傳祕記
云唐三世之後女主武王代有天下上惡之會與諸武臣宴
宮中行酒令使各言小名君羨自言名五娘上愕然因笑曰
何物女子乃爾勇健又以君羨官稱封邑皆有武字深惡之
後出為華州刺史有布衣負道信負音運自言能絕粒絕力
米食絕粒暁佛法君羨深信之時相從屏人語御史奏君
羨與妖人交通謀不軌君羨坐誅上密問太史令李淳風必

上以祕
藏監誅
去君羨

命无忌
羊善輔
導太子

唐治
獄无冤

功世兼
隆

其即行俟我死汝於後用為僕射親任之若徘徊顧望當殺之耳五月以同中書門下三品李世勣為疊州都督世勣受詔不至家而去出本傳。衛景武公李靖薨出本傳。上苦利增

劇太子晝夜不離側或累日不食髮有變白者上泣曰汝能孝愛如此吾死何恨丁卯疾篤召長孫無忌褚遂良入卧内

謂之曰太子仁孝公輩所知善輔導之謂太子曰無忌遂良在汝勿憂天下又謂遂良曰無忌盡忠於我我有天下多其

力也我死勿令讒人間之仍令遂良草遺詔有頃上崩六月太子即位遼東之役及諸土木之功四夷之人入仕於朝及

來朝貢者數百人聞喪皆慟哭剪髮務面割耳流血灑地力之反刺也離沙下以李世勣為開府儀同三司同中書門下三

品出本傳。八月葬入白帝于昭陵廟號太宗出本傳。九月以李勣為左僕射出本傳。上問大理卿唐臨繫囚之數對曰見

囚五十餘人唯二人應死上悅一云錄繫囚前卿所處者多號呼利。度者獨無一云。其故囚曰唐卿所處本

自無冤上歎息曰治獄者不當如是邪出本傳。贊曰其天至信下傳十有六王而少康有一云。業湯有天下傳二十六王而或康之治與宣之

甚盛者號稱一宗一云。王一云。入下傳二十六王而或康之治與宣之其盛者號稱一宗一云。王一云。入下傳二十六王而或康之治與宣之

功其後出君子之欲成人是之美者莫不歎息於斯矣

考異曰太宗貞觀十六年九月褚遂良上疏請復立高昌貞觀政要載遂良疏云西突厥遣兵寇西州按實錄此年唯有西突厥寇

伊州不云寇西州蓋以伊州隸西州屬郡故云尔十一月高麗東部大人泉蓋蘇文舊傳云西部大人今從實錄十九年六月帝

大破高麗高延壽等降實錄云李勣奏曰向若陛下不自親行臣与道宗將數万人攻安市城未克延壽十余万抽戈齊至城內兵

士復應開門而出臣救首救尾旋踵即敗必為延壽等縛送向平

壤爲莫離支等所笑今日臣敢謝陛下特命恩澤帝素抑勳笑而
領之按勳後獨將兵取高麗豈必太宗親行邪此非史官虛美乃
勳諛辭耳今不取 二十年李世勳至鬱督軍山勳傳作烏德健
山唐曆云即鬱督軍山虜語兩音也鐵勒傳云至千天山今從唐
曆 二十一年房玄齡言李緯美髭鬚改洛州刺史唐曆云居无
何改緯太子詹事今從舊傳

附音司馬溫公資治通鑑卷之七十

